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50
J



緩步雲梯集卷三

共九十二篇

目錄

白扇題詩 不解仇忿

神送三元 淫不浮報

惜命還命 放生勿報

催魂扇 不惜口過

縊鬼鳴冤 誣判惡報

悞結冤 不惜物命

冤中冤 奸淫惡報

謀妻賠妹 賈財色報

苦菜狀元 救急美報

曹安殺子 苦孝好報

救急生子 援難好報

萊子戲絲 悅親歌

石碓鳴冤 冤結前生

F150-(3)

代死酬恩 忠主好報

還頭誅僕 為僕不忠

錦衣報 全節好報

刻書知府 為善好報

審太醫 不安生理

甲乙堂 失金不昧

金紫人 還妾得子

狐裘裹婦 不淫美報

曝衣樓 回心善報

白扇題冤

勸人 有事莫經官，不如忍讓得安然。世間多少門氣漢，此小事
兒就告官，勸他作善無錢使。告到官前，有萬千初告房班，由你
嘆是事無錢也。淡然而你呈子，遞進院房班，問你要銀錢。無錢
貼陪爹娘，嗔何苦要受這熬煎。唆人爭訟，徒踐賺害得人家叫
可憐，能忍不怕人刁撻。息訟自然感格天，不信但看陳三猷。奸
唆好訟，受罪愆。晉陵東竹村，有一人姓陳，名三猷。幼讀儒書，未
能上進，長無執業。先習代書，後為訟棍，頗有小木。凡方中有事，
不在他面前打幾捶，他便唆訟不了。真是個害人妖精，神人共
惡。至於平素所害的人，也多。一時難以數完，單拿他一計害死

七人的案說與世人聽聽此案出在乾隆三十六年受害之人
姓巴名雲星家頗富豪所生一子名蘭芝自幼訂馬員外之女
雪柳為妻自過門來三從四德件件皆知真賢德無比却說挨
近有一個土豪姓李因他平素害人無厭眾人與他取個美名
叫野貓素與巴雲星不和累欲詐害未遂那年巴蘭芝入了縣
學李野貓心愈不平來到晉陵與陳三猷商議詐害巴姓之友
陳三猷與野貓要銀三十兩方肯定計李野貓道銀子我實措
辦不起我有一女十六歲送與陳大爺或為奴為妾心所甘願
陳三猷無子正欲娶妾恰合機關遂說道你去買白扇一柄請
人寫詩一首款落大兄先生巴蘭芝哂政拿來我自有道理李

野貓將扇買成請族兄李英寫好來到三猷店內拿出扇子與
三猷看明三猷道你將扇子帶在身旁提刀一把黑夜來到我
家我那橫房柳樹脚下有一房圈那是我了頭香梅所居此了
頭與我有私身懷六甲我恐陳大娘知道難得受氣你去叫門
他恐是我必來開門你與他一刀殺了把扇丟在地下又將頭
首與我以下野貓道殺便殺了將頭首割下何用三猷道光是
你害人我也要帶倒害一個野貓道你害誰人陳三猷道我那
日與張陝西賒酒吃他不賒還罷他還嗔我一頓我饒他不過
你將頭割下提去丟在張陝西水缸內以洩我忿李野貓果到
那晚提刀叩門香梅開門早被李野貓一刀殺死丟了扇子割

下人頭提起就走，却說張陝西那晚，算了賬與同張大娘去睡，一夜嘈雜不安，起來敲火吃烟，只聽街上脚响，張陝西大聲說道：「我的水缸因店內安不倒，才剩半節在外，我平素與你這些街隣無仇，然何晚晚上丟些石頭在我缸內，莫說丟些石頭來害我就丟一個人腦壳，又怎樣噪！」剛剛說畢，只聽水缸內响噥一聲，張陝西說道：「你們要丟大石頭嗎？」張大娘道：「張大爺，你我点亮去看吓，到底丟是煞子夫婦來到水缸內，面一看只見香梅的頭髮黑了一兩尺長。」張陝西道：「張大娘，快拿火鉗來，水缸頭是一條墨蛇。」張大娘速拿火鉗，遞與張陝西提起一看，才是一個血淋淋的腦壳。張陝西大聲呼道：「那位大爺使我的。」

悶祥我是說來耍的，你當真跟我丟個人腦壳嗎？」張大娘道：「小吉點，怕人聽得前去報官，你我店子還開得成嗎？」張陝西道：「這拿來怎樣法？」張大娘道：「你陰倒放在頭籠內，面上蓋灰，悄悄提在場后官山埋了。」那個曉得張陝西果然肩負鋤頭，手提頭籠來到場口，正遇一個善打葫蘆棒的陳云，在陰溝邊解手。張陝西見得有人，不敢前走，在此站住。陳云道：「你是何人？」張陝西道：「是我。」陳云道：「你是張大爺呀？」張陝西道：「然也。」陳云道：「你在那的去？」張陝西道：「我提灰去到。」陳云說：「在這敲火吃烟，擺吓龍門陣嗎？」張陝西心忙要走，陳云扯着頭籠一拖，那個人頭滾在地下。陳云一見，說道：「你殺何人？」張陝西道：「不知是何人丟在。」

我那水缸內面陳云道人命關天這是要報官的張陝西跪在地下訴些苦楚陳云道你拿十串不來我便不報官東說西說說成六串錢陳云應允張陝西道陳大爺呀我既許你六串不你要與我想方窖在那裏陳云道將人頭綁一石頭丟在場背後水坑內那個知道於是二人來至場後將人頭丟了張陝西想到陳大爺要錢六串我有何錢與他不如送他回家湊屋去以免要錢遂叫到陳大爺你來看吓人頭丟得好否陳云埋頭一看早被張陝西一鋤頭打下水坑張陝西仍自陰倒回店安宿不提又說陳三獻之妻第二早起嗚叫了頭燒鍋不見答應開門一看只見血流滿地忙憑地隣又着人進城接他大夫等

到陳三獻歸家與同地鄰一看見地下落了一柄扇子上有巴蘭芝名字衆人一同協稟官來看驗問道爾等可知凶手否陳三獻將扇子呈上大老爺以扇為憑捉拿巴蘭芝到案草去衣頂苦打成招丟入禁監巴雲星聞得兒子丟監夫婦來監看望又被禁子阻滯巴雲星給錢四千文禁子方開監門父子娘母抱頭大哭歌父見嬌兒父哭得人事不醒娘哭見嬌兒娘好似萬箭穿心父哭我嬌兒對父說為何起衅娘哭我嬌兒對娘說為何事情得爹媽呀兒不曉父哭我的兒父聞你苦刑受盡娘哭我的兒娘見你瘦不成人父哭想為父送兒讀只求上進又幸得祖宗佑入學採芹娘哭歸家來娘一見喜之不盡親朋賀辦

酒席喜氣迎門，父哭到而余父見兒監房坐定，不知道何日裡才回家。庭娘哭如兒死，娘也是該要命盡，把兒冤要訴與五殿關君。父哭兒呀兒在監中，要保性命，待為父把冤情告與大人。娘哭兒呀兒如冤情解得開，清結回郡，關聖殿娘許戲又點紅燈，哭畢蘭芝說道：為兒不孝，悞遭此冤。如兒死後，望爹媽將兒尸首領回埋，在故上，這就是兒之幸也。可憐娘兒父子哭得難以分身，早被禁子催促出監。巴雲星夫婦回家，望着縣城又大哭一陣。雲星對妻說道：明日我要上省，與兒伸冤。老妻呀，你要看夫多看幾眼，如冤伸不倒時，我寧可一死，永不回來了。夫妻哭了，又哭到了明日。雲星收拾上省，堂侄巴蘭芳跟隨，却說雲星上省救兒心急，兩司一院遞了訴冤。呈子俱批回縣候審。雲星無奈，四處呼冤。大人亦不準，他那晚寫了一張含冤莫伸的呈子，綁在髮上，帶刀一把，傍晚暗入總督院門，擁牆下一刀廢命。那早大人行香，見得將頭上呈子一看，尸首命親人領出，大人即行文到縣，將蘭芝一起人証提省，不提，却說蘭芳將伯爺領出，殯在尼姑菴內。回家說與伯娘得知，巴母聽得老者一死，兒未救出，請王姨爺夫婦看理家屋。巴母領了雪柳來省伸冤，誰知巴母呼冤心急，不分大小官員，拌生拌死，人人以瘋癩子呼之。那日總督出院，巴母剛欲呼冤，早被前頭馬棒打昏，冤情未訴。巴母受氣不過，撞死院門，雪柳與蘭芳將尸殯殮，與公公

靈柩一堆，請了兩個道士開靈之後，雪柳守着雙靈大哭道：「歌望着雙靈，哀哀哭得眼內噴血珠。因為冤家把學入，冤遭人命要受誅。公公朝日把兒哭，上省告狀把冤除。幾次冤情伸不出，不顧性命入冥途。大人提夫把省入，婆媳商量到南都。浦婆嘆冤無數處，人人說母是糊塗。左思右想無有路，撞死轅門到幽都。丟得媳婦歸無路，冷冷清清受寡孤。想來想去身無主，也想自縊去嗚呼。但是夫君還未出死了，無人把棺扶。留着性命將夫顧，不知冤仇何口除。公婆有靈陰司訴，告與閻王自分疏。哭了一場，那晚忽夢公婆托夢，上道：『吾媳不必憂慮，三日之間，此案自斷。』你夫妻尚有團圓之日。却說陳大人朝日將詳文與雲星的冤詞看了，又看究不知凶手何人。那夜忽夢城隍到衙，手捧一個大糍，忽被一野貓啣去。向大人一摸，大人驚醒，半知半曉，即日坐堂審來審去。陳三獻總以扇為憑，大人想了一陣，問道：「案中果有野貓名字否？」眾答道：「無有大人。」轉問巴蘭之呀，你方中可有野貓名字否？蘭芝答道：「秀才挨近有一李野貓，素與我父不和。大人聽明白了，當即行文書到縣，提李野貓上省。初問不認，加以大刑，盡吐其實。大人問要人頭，野貓說：『陳大爺叫我丟在張陝西水缸。』大人又行文到縣，縣主捉張陝西來，縣問要人頭，張陝西引到水坑，一撈，又見一死死縣官親送到省。稟明大人道：『張陝西呀，李野貓丟人頭在你缸內，然何不稟你。』」

私自丟在水坑，然何又有死屍，張陝西道我去丟人頭，陳云：「砒我六串錢，小人無不開消，想了一計，叫他來看人頭，丟得好否？」他將頭埋，小人乘機一鋤，打他下去。大人道：「陳三，猷呀！你奸才調一計，害死數人，於是將陳三猷斫頭，示衆。李野貓繳死，張陝西充軍，又將陳三猷的家財，斷與蘭芝，仍還頂帶。蘭芝謝恩，來到尼菴，會了妻子，大哭一場，搬爹媽靈柩回家安葬。後蘭芝中乾隆四十年的進士，子孫昌盛無比。至於李野貓、陳三猷，害人才高，連自己一並害死，正所謂「天眼恢恢，疎而不漏」。

惜命還命

本朝福建省福州府侯官縣有一人姓林，名魁，娶妻張氏，家頗富豪，十六歲入武學，十九歲中武舉，平素愛吃雞魚、鵝鴨、鰱鱸等物，食雞只吃兩翅，一飽要七八隻，吃鵝鴨喜吃兩腳，將殺之時，必先燒些白炭，將鍋燒得淡紅，或鵝或鴨，以罩罩在鍋上，使他兩腳換提，久則兩腳燙厚，叫做燙鵝、燙鴨，吃蝦蟹以酒醉死，叫做醉蝦、醉蟹，吃魚要將活魚放在鍋內，以冷水養之，使他遊來遊去，然後以火攻之，叫做戲水，鮮魚慘殺甚多，難以枚舉。因他殺生太過，每每生子不是無手，便是無腳，或無耳目，總是六根不全，有一胎所生一子，更奇，兩手兩腳如鵝鴨燙掌，眼若蝦

睛頭像魚腮下地之時聲如雞叫武舉一見嚇得魂不附體以為是坟山所出又遷改坟塋不是是傷生的活報所以才生此奇怪出來當生當死未曾養活一個武舉年滿四十心想娶妾生子以接香烟一日請媒側近有一位教學先生姓劉與武舉相好請他陪媒酒席辦得豐厚劉先生問道林老爺今天有何好事武舉道因小弟命薄四十無子請媒納妾特請先生到舍相陪先生說道生子之道雖然關乎命上所帶但有一件要行些好事栽培如若只徒討小生兒不做善事的弟曾見一富貴人家一個人討七八大小一輩子都沒兒得林老爺你要想生兒哪我見一篇勸世文中有一段說得極好林老爺能照此行之不必娶妾自然要生貴子武舉道領教領教劉先生便唸道歌
人生無兒無女皆因殺孽過多無故烹雞宰割好吃燙鴨燙鵝魚要新鮮活潑霎時死在油鍋還有醉蝦醉蟹死在酒裡婆婆吃來味覺甚可未見臨死如何或呼或號泪墮怎奈無人相拖死時頭擺氣落或者脚手相搓情形悽慘難說令人痛入心窩凡物怕死貪活比較人心無訛如人死裡求活何異物入湯鍋識透機關莫作宜惜物命多多武舉聽到者裡不覺良心發現流起眼泪來了劉先生見他流泪乘機說道林老爺人生在世不怕有過只怕不改書上說得有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若能有所過即改好像幽谷一盞殘燈照破大千世界武舉道依先生所

說我無兒子皆因殺孽多矣我欲從新改過先從那裡起頭先生說要先戒殺先生說到者一句話忽見屋簷下喂得有一架鸚哥那鸚哥是能言之鳥就說道客勸放我我必報德先生勸道林老爺要想戒殺必先放生如這架鸚哥深山林木之中才是他逍遙之所你將他鎖在鉄架之上何異罪之人身在縲紲如存一點愛物之心放他脫此罪苦天必賜你麒麟武舉聞言即將銀絲紐在鸚哥脚上掣來放了衝天而去劉先生又見天井內馬橋上綯起一個老青猴愁眉愁眼跳來跳去便說道林老爺你看這個猴子綯在那裏好不作難如若將他放在墻野之中何啻人出監牢之苦你又何愁沒兒林武舉即打一根銀

圈子與那猴子帶在脚上解鍊而去劉先生行至花園見一缸銀魚又勸道這些銀魚在這缸內好像罪人裝在囚籠一般如果放在江河之中等他養子抱孫以遂其願你又何患無子林武舉聞聽此言急將銀魚傾在河內從此以後連年不殺生命而且買物放生廣行善事人有善心天必感應到第四年上張氏身懷有孕十月臨盆一胎所生三子眉清目秀那天獻三朝武舉下一封全柬書帖請劉先生來家飲酒武舉拜謝當年勸行善事果得三個兒子請取三個名字劉先生一想先年放鸚哥猴子良魚是我勸他放生才生三子長子取名鳶飛次子取名魚躍三子取名猿啼無非是切先年所放之物取之林武舉

蒲心歡喜當謝劉先生衣服冠裳一套那劉先生已經五旬因勸人放生有功親朋勸他考試竟自入了秀才不提却說林武舉這三個兒子長到六歲送入學堂讀書甚是聰明過目成誦長到十四歲一齊入學十五歲一齊中舉打點進京會試武舉辦銀八百命一老實家人送三子進京擇日起程來到羊子江家人心想此地賊船甚多不如趕蒲江紅船以避賊匪一日來了一隻蒲江紅船上面扯一張紅旗旗上大書欽命兵備道五字家人一見以為真是蒲江紅忙呼將船靠岸說成水脚即同三位少爺上船鳴鑼開舟上船一看並無別人但見皮札子上坐着一位少爺旁有兩個茶房站立見了三位少爺結為知交

一日河風甚大將船泊在深灣無人之處到晚陸續有人上船家人看見來人不對心想又是無人之處如何是好遂立身向船上說這我生平未慣坐船這幾日幾被圈曲死我要往岸上走走邊說邊行只想上岸告知地隣好來打救誰知賊子人多把家人引至深山林內殺了又回船中將三位少爺捆綁開刀三位少爺哀告情願死於水中以得全尸賊子即將三位少爺一同拋入水中開船去了三位少爺自料必死不覺河內銀魚結成一塊將三位少爺抬至猴子岩前那些猴子一個扯一個吊下河來將三位少爺一一扯進岩洞三位少爺死裡逢生大哭一場正哭之時洞中出來一個老青猴脚上帶一根銀圈

呱亂說似有哀憐之狀。那些猴子猴孫四散而去。頃刻回洞或
挈龍眼或挈荔枝擲於三位少爺面前。像叫聖來充飢一般。洞
外又飛來一隻鸚哥。言道三位少爺在此落難。休得憂愁。待我
回去報與老主人得知。即來打救。說畢飛去。却說林武舉自從
三個兒子進京。日日思念。那天正在花茵遊玩。忽見先年所放
鸚哥飛去。飛來言道。老主人呀。三位少爺如今落難。快去打救。
哪武舉問道。鸚哥呀。我那三個兒子在那裡落難。哪鸚哥道。在羊
子江。猴子岩。猴子洞內。武舉聽罷。心想。羊子江。慣出賊船。莫非
我兒被賊謀害。因此落難。即選會打大漢十個。各藏軍器。自身
隨帶銅鑼。包銀數封。曉行夜宿。望羊子江進發。不提。又說三位
少爺在猴洞內。止吃山菓。不能得飽。日夜悲啼。老青猴似曉得
三位少爺的心事。又呱呱向猴子。猴孫亂說。那些猴子竟有浮
水過河。黑夜來至閩縣城內。偷飯偷布。又偷糖食菓品。可憐河
又大。水又凶。那些猴子一個扯一個。浮過河來。將食物挈進洞
中。剩點也不多了。閩縣舖戶。第二早晨才曉得不見若干東西。
即去報官。上着又無盜口。吩咐舖戶。你們今夜將燈罩在籬筐
內。如有响動。揭開一看。上是甚麼。那晚舖戶依計行事。四處响
動。揭燈一看。滿屋都是猴子。復行報官。上問猴窩在那裡。眾人
稟道。在羊子江對河。猴子岩。慣出此物。官去看明。即命人扎廟。
把廟札齋。又命人上去看。並無猴子蹤跡。只有三個少年在洞

中啼哭人役稟官，上即命人將^位三接下，問其來由，才知是下會場的三個舉人，遇賊拋水，得銀魚，猴子打救，官即請入衙中款待。不表，却說林武舉走了二十餘日，來到羊子江，趕船正趕，倒打搶他兒子那隻賊船，賊子一見武舉，身帶銀兩，三更時候來了幾十個賊子，提刀來殺武舉，武舉抽出銅鑼，十個大漢各執軍器，一齊殺出，賊子不能抵敵，被武舉打下水中，淹死十餘人，十個大漢各殺死三四人，一二人的，其餘賊子未死者四處逃散。林武舉將船推到閩縣東門外，泊船搜檢船內，所得衣服銀兩無數。次日上岸，訪問三個兒子消息，只聽人言猴子洞裡搜出三個舉人，現在太令衙中，武舉心想莫非就是我兒，即寫拜帖進衙，拜會官長，言及三個兒子進京會試，被賊所害，一一說明。官速請三個少令出堂，與武舉相見，父子四人抱頭大哭一場。縣官即設酒宴，與三位少令餞行，又送贖儀銀子二百兩，武舉將賊船繳在衙中，親送三子進京，即日起程。不上一月，攏京試期已至，一連三場，三子俱皆得意，一榜發出，長子中了探花，次子三子俱殿翰林，武舉此時好不歡喜，待至瓊林宴罷，一同歸家祭祖，旌旗滿道，人人爭看。官上皆迎祭祖之後，三子仍復進京聽調，長子由主考學院直做到吏部尚書，次子陞為刑部侍郎，三子做到巡撫之職。迨後子孫科甲聯綿，簪纓不絕。如今福建省有無林不發榜之說，大約就是這個出處。從這一案看

來戒殺放生就有多少的好處設使林武舉當年不遇劉先生
苦苦相勸仍然好殺不知放生况且難得何況做官一聽劉先
生之言力能改悔而又廣行善事所以即生三個貴子報應昭
彰絲毫^{不差}最怪者三子進京遇賊落水銀魚報恩猴子報德鸚
哥報信假如林武舉先年不聽劉先生之言殺而不放水中心已
不能復生^{還想飲}壞林晏父子榮耀回鄉嗎世生林武舉則劉
先生亦不可^少劉先生的子孫至今入學中舉蟬聯不斷者
皆因能出善言以勸人改惡從善有功之故也

縊鬼鳴冤

聖諭終條所頒宜解仇忿然仇忿結之於本身者倘不自解則
仇忿遺於子孫有結之^{生於}前者倘不自解則仇忿結於身後此
冤^亡相報之理從不放過誰人所以人生世上總要想得穿看
得透多予人以恩惠毋結人以仇忿即有仇忿即速改之要如
夷齊不念舊惡則怨者自少無如世上有一等愚人或欲得人
之財而置人於死或欲奪人之妻謀人之田而置人於死不知
仇結死者即在泉下為鬼亦思所以報之且說一案為不知解
仇忿者一証定遠郡有一人姓木名每榮娶妻花氏夫婦年近
六十無子單生一女清香家中不少衣食皆由木每榮夫婦勤

儉持家樸素為人，那年收割之際，夜有偷兒刁孔入室，早被木
每榮瞧見，一手捉著偷兒頭髮，當下呼齊地隣，看明偷竊情形。
第二日，協同送官，誰知偷兒在路上，暗許地隣中一個惡棍，徐
砧子錢三千，以求保性命。徐砧子即對偷兒說道：我一人不能
救，須辦錢十千，在典史官面下招呼，只說你刁孔入室，不是偷
他物件，是偷他女兒清香，串通典史，審作姦情，你偷盜之罪，豈
不免不了？況且你的名也好聽些。偷兒果然寄信回家，同類相湊，
即刻辦錢十千，送入城來，交與徐砧子。徐砧子通說典史，進財
六千，將偷竊呈子遞進典史，當傳地隣，以及被盜主進衙聽審。
果然三柳响罷，典史坐堂問道：你是盜兒，為何不守本分偷竊
人的物件？偷兒道：夫老爺，我並非偷竊之人。典史道：你非偷竊，
然何黑夜入室？偷兒道：是木家女子清香，與我有私，約我入室。
典史道：即約你入室，他就該與你開門。然何刁孔偷兒隨機便
道：清香女子叫我刁孔入室，只說是盜，以別嫌疑。典史說道：木
每榮，此是一件姦情，不是盜案。木每榮道：老爺呀，那晚偷兒入
室，係是老百姓親眼看見的，親手捉著，並無姦情之事。典史道：
木每榮，你是老悶頭，不曉得姦不通父母，賊不通四隣。你家既
出了這宗醜事，還來報案，好不羞人。叫差役與爺叉出頭門去。
那偷兒與地隣一齊放出，可憐木每榮氣死氣活。那偷兒還對
他說道：老丈人，我不久要搶你女為妻，如其好好送來，我還認

為親戚木每榮埋起腦壳竟走回家拿了一根棍子走進房圈
把他清香女一把抓出避頭亂打清香女子不知何故忙問道
爹上打兒何故木每榮道昨日送賊進城賊子對官說道他不
是賊久與你有私黑夜入室都是你這了頭約的可憐羞得我
無地可容清香道爹爹呀女兒並無此事木每榮說你無此事
如何千不咬萬不咬不咬你媽專來咬你我這的有索子一根
你自知慚愧休留你這性命羞辱祖宗木每榮說罷進房圈去
睡了那母親說兒呀你如何遭此冤枉啣清香不覺傷心哭道
啣媽呀歌跪母前双流淚細對娘講請為娘一一的聽說端
祥你的女平日間行坐穩當勤綉花苦紡線不出閨房惡賊子
咬為兒實在冤枉我爹上氣不過要叫兒亡捨不得我爹媽年
紀老邁髮蒼上已將近七十春光兒不死不白冤禡在身上千
人笑萬人罵醜聲傳揚兒死後我的媽休把女望莫因兒死得
苦眼淚汪上兒死後五殿前傷心訴狀仇不報兒心中實在難
忘清香哭畢那母勸道兒呀你也不必死冤枉自有報應清香
見他母親双淚交流悽慘無措只得誑道媽呀兒不死了明日
再與爹說再行告狀以屑此冤把母誑進房去清香到五更時
分一索吊死那母到晨早起來到女房圈見女吊死氣不過就
在那櫃子上幾撞頭撞死了木每榮見得妻子已死安埋之後
想來想去知無出頭亦自刎而死又無子姪族人隣里只得把

他的地方，房屋修飾出來，作成觀音廟，將木每榮夫妻神王，供在內面，每年將田地所出，餘來修座大廟，已十餘年，也無報應。人人以為偷兒之姦，是真不知時尚未，到也。却說花州村一位書生，姓封，遊學四方，來到此廟，見其幽雅可愛，速與和尚佃西廊花廳讀書。廳左小樓，推窗亮格，遠觀山水，真仙境也。佃成之後，將書箱床榻，擺設其中，洒落自如。那夜三更，忽聽樓响，下來一位女子，愁容可怕，舌伸不縮，舟上來至封生棹前。封生戰懼，問道：你是人嗎？是鬼？女子道：是鬼。封生朝棹下一鑽，女子用手牽他出來，又鑽進去。如此數次，女子說：我雖是鬼，不能害人。封生聽說不害人三字，才起來戰上，兢上與他相見，見禮異。那

女子飄然而去，或雞鳴而回，或晨早而回。封生看見，慣了，心頭不甚畏懼。那日女鬼來至封生棹前，口欲言而又止。封生再三問道：要說甚麼？緊趕說來。女鬼道：奴家有仇未報，所以脚手不停。欲煩先生作一功德相救。我與先生還有相見之日。封生道：我無道法，如何救你？女鬼道：我縊死之後，索不能解，樑在肩上，不得拋却。望先生將右廂上二樑來燒了，則我感恩無極矣。封生喚和尚換樑來燒。若有難色，封生出錢一錦，將樑換來燒了。那晚女鬼來謝封生，儀容丰格，無異天仙。封生尚未娶妻，心動欲娶女鬼。女鬼早知，速說道：你我素有夙緣，終為夫婦。封生道：何日可為夫婦？女鬼道：俟報仇之後可耳。自是女鬼朝日與封

生言鄉隣休咎事上皆準徐砥子因害人太多兒女死絕聞觀音廟有靈鬼約他乾兒子同來那乾兒即偷兒也剛到廟中和尚引入封生書房要問靈鬼以考生平話才說畢只見陰風慘慘樓上如雷震一版當跳下三個惡鬼當先一女鬼披髮吐舌大声罵道害人的賊你如何得錢四千文使主意教賊咬我為姦我含冤十餘年今才見你速抽頭上挖耳鑽徐砥子的老頂門那兩個老鬼手執拐杖撻那偷兒二人跪地告饒封生說道女鬼呀你將二人處死我遣其罪其心何忍女鬼說放他二人二人抱頭回去半夜又見女鬼前來索命將二人亦同吊死前典史去任又來服任聞此奇異發差將封生捉去考打剛坐大

堂忽見女鬼披髮而來陰風驟起典史當即昏迷口報得錢的禍福才放封生放了封生正遇來一清官巡查典史去會巡查官忽又昏迷跪在巡查官位前報清香受冤之由巡查官將此事奏聞皇上皇上與此女立架牌坊以白其冤典史削職回籍剛到半路而亡木清香冤明案結來會封生說道你心願奴為夫婦你須扯幾尺白布纏一鬼囊將妾魂放入內面直到簡孝廉家見奴以囊掛頸項只說勿亡勿亡四字自有驗應封生果訪到簡家問有女果十七歲生不能言舌伸不縮請醫調治不效封生說他能醫請女出來惟埋頭展笑封生將囊掛女頸說曰勿亡勿亡此女癡病速愈簡孝廉就將此女配封生就

在家拜完花燭封生從此進京會試官至翰林生五子皆登科
第簡女誥封一品此前世之節今世報之也至木清香生不能
報徐砧子偷兒典史之仇積十餘年方才報之以待時也人生
在世何苦要結仇怨如結仇怨要知陰陽有報宜先為解之

冤中冤

古往今來冤上相報不差毫釐然有說世上殺人之入也有逃
脫的不知殺人逃脫都是前世此彼殺孽未完譬如明末遭亂有
一人姓夏名常到處躲那晚夢一神人言道你明日該被孫兵
兒殺死夏常跪地望神聖打救神言前世你殺他今世該他殺
你來世又該你殺他明日你將此言說之你冤仇或可解免果

到第二日夏常躲在枯井內面聞得大兵過去後一人持刀搜
尋來到枯井夏常曉得難免出得井來問到來殺我者莫非孫
兵兒嗎孫兵兒道你如何知我名姓夏常述神人之言孫兵兒
道你我相殺不休何日得了好上我不殺你冤仇自此解脫
夏常方得逃脫可見冤仇有報不差分毫然又有不殺之冤而
使之之羅王法者莫如陝中西利有一人姓蘇名照娶妻黎氏所
生一子名蟾宮生得一表人材十六歲上入了學門秀士尚未
定親却說那日回家祭祖好熱鬧酒散之後四處拜客那日在
西街拜那些朋友步行回家打從柳家門口過却說那柳家祖
父曾作太宗老死回家兒媳早死生得一個孫上名柳上林賢

易為業，一個孫女名柳喬鶯，才長十六了，朝日與嫂在樓
繡花，喬鶯一見蘇蟾宮路過，一眼看了多時，被嫂嘲笑道：「此
人你可認得否？」此是西村蘇蟾宮嗎？只見喬鶯兩腮添紅，恰遇
一個不法之人，姓陸名臉雀，有見喬鶯美貌，又見他羨慕蟾宮，
那晚陸臉雀悄悄來在柳家後園，度過魚池，中一架草亭，
外一帶粉牆，見得後門未闔，走進去，見東邊窗上，射出一線
燈光，爬窗一望，正是喬鶯臥房。陸臉雀拍門，喬鶯問是何人，當
答是蘇蟾宮，今日見小姐容貌，猶嬌好，特來相會。喬鶯道：「你是讀
書人，如何作此卑污？如有心，須請媒說。」陸臉雀婉言求歡，喬
鶯又恐哥嫂聞之不美，約以明晚。陸臉雀到第二晚上，仍度後

園而來，在門外仍見燈光，敲門數下，無人答應。陸臉雀把刀將
門刁開，進屋抹時，乃是一男一女，心中火發，只說喬鶯暗引情
人，當把兩人殺死，割一人頭提出丟在仇人李良仙井內而歸。
列台你道所殺何人？原是喬鶯舅爺舅娘，姓古，來看外侄安在。
喬鶯房內，候傷二命。第二早起，柳上林呼叫吃飯不應，開門一
看，血流滿地，揭帳一觀，赫死在地。醒轉之時，當即投明地隣，邊
着人去請古家表兄，協同報官。官驗之後，不知凶手，當問柳上
林，此房何人所居？上林道是妹子喬鶯臥房。官即將喬鶯帶縣，
坐堂問道：「喬鶯，你勾引何人，快快招認。」喬鶯道：「太爺在上，並未
勾引情人。太爺見他不認，當施大刑。」喬鶯受刑不過，便招道：「太

爺呀小女子在樓上繡花有蘇蟾宮路過門前夜來敲小女子的門小女子當責他儒士不應行此卑污之事他不肯走小女恐怕哥嫂聞之誑他明晚相會誰知舅爺舅娘來家安在小女子房園第二早起舅爺舅娘饒這定是蘇蟾宮殺死太爺即將蟾宮喚來去了衣頂百般拷打蟾宮苦打成招把案認下太爺道你殺人一還有一個人頭丟在何處如有人頭放你回去如無人頭你命難保可憐蟾宮父親早死只有母親守節聽兒無故收監即忙來縣待等老爺清監墮入監看兒只見那兒鎖在屎桶邊上剛才二日面目枯瘦如柴那母丁氏見兒如此心如刀割速哭道歌愛我的兒你今朝所為那件在監房鎖在那屎桶邊你的娘到如今六十已滿守苦節屈指算四十三年只望兒讀詩書去把名顯入了學也算得裕後光前不知道我的兒今犯何案兒受罪娘心中如箭亂穿兒把你冤情事對娘細嘆娘與兒迥生死去報仇冤蟾宮道媽呀兒這罪不知從何犯起臨審之時只見一女子口口咬定黑夜入戶殺死他舅爺舅娘媽呀兒此回恐不能生未曾奉養母親還要怨兒不孝之罪娘毋正哭得難割難捨忽被禁子吼出可憐那母回家氣死氣活隔得一日又來看兒問道兒呀太爺未必全不救你嗎蟾宮道昨日審時說要繳一人頭才放兒出兒又未曾殺人此頭從何拿出丁氏當問道禁子太爺你看那裡有人頭我與他買一

顯禁子道。你肯出錢好多。丁氏道。如有現出人頭。救我兄弟。與銀一百。禁子道。我賣一個與你。你拿銀子來。丁氏約定。明日人頭兩交果。到第二日。丁氏拿銀一百。與禁子買人頭。一個當即繳官。官當提蟾宮說道。你未殺人。如何有人頭現出。當即申文辦成死罪。俟秋後處斬。又說李良仙工人挑水。見水邊有血井。內水紅。與主人說知。當即淘井。淘出一顆人頭。當即投憑地隣報官。官來看驗。不知凶手何人。尸家何人。忽來一人。跪在太爺位前。說道。小人張朝。選死尸是我的哥子。姓張名朝。貴常在李良仙家中做活路。今已不見三四月了。望太爺伸冤。太爺當問道。李良仙。你如何謀殺此人。李良仙道。太爺呀。張朝貴在義漿營。工到有說小的謀死。實係冤枉。太爺見他不認。帶回城中。坐堂三拷六問。良仙受刑不過。勉強招下收監。又說陸臉雀殺了古大爺。古大娘逃在俞城。開設緋火舖。又說蘇五濫子。乃蟾宮親房叔爺。流落他方。回來只想蟾宮看顧。見蟾宮遣了冤枉。仍到俞城偷竊。那晚去偷陸臉雀。把孔刁開一鑽。鑽入樓下去了。無路可出。心中着急。也不顧生死。這撞那撞。只聽那陸臉雀說道。古大爺。古大娘。你休來赫我。蘇五濫子見他不說。又撞了幾吓。陸臉雀又說。如今有蘇蟾宮與你抵命。你那腦壳丟在李良仙井內。又有李姓與你抵命。豈不是兩人抵你兩命。俟秋後出斬。案結。我與你作五天道場。超度你。休來赫我。蘇五聽明。鑽出

地樓連夜奔到蟾宮家與嫂說明此事一同赴縣擊鼓伸冤太
爺坐堂問明即着差人行文到俞城將陸臉雀拿到審問加以
大刑陸臉雀遂將看見柳喬鶯羨慕蟾宮自己假託入室悞殺
古姓夫婦及於人頭丟在李良仙井中情事一一畢呈太爺乃
知真正凶犯在此太爺又問道丁氏你代你兒又繳一人頭又
在何處拿的丁氏道與王禁頭買的太爺即將王禁頭叫來王
禁頭以為救人之命他是好意太爺怕要賞他上堂氣昂昂的
跪下太爺問道丁氏與你買一個人頭王禁頭道買得一個你
在何處拿的禁子慌忙答道在河邊上檢到的太爺道糊說你
再與本縣檢一個來你所殺何人從實招來禁子不招加以大
刑禁子說是他姦一婦人明氏配合查洪因和姦將查洪謀死
埋在馬槽脚下太爺命人去挖另外又有一尸報與太爺太爺
親身看驗當問禁子如何又有一尸禁子道要問我婦人方知
當担明氏上堂問道此兩尸從何而來明氏不認又加大刑明
氏說此是前頭親男人雲中我與查洪相姦謀死雲中又與禁
子相姦謀死查洪太爺道你到有一付好手段當即申文上司
回文飭令知縣將陸臉雀斬首示衆又飭將蟾宮良仙放出蟾
宮仍給衣頂當令柳喬鶯與蟾宮配合又將張朝選恍惚認尸首
打了一百禁子因姦謀人解到省上當即斬首明氏謀夫二人
秋後剗死後蟾宮由翰林官至一品子孫發達這就是冤中之

宛奇中之奇

苦菜狀元

救人急難莫大陰功不吝錢米享受無窮何謂急難病死困窮婚嫁喪葬水淹火攻一切可憫須記心中度其需用急力通庸如人溺水援至舟中我力不足邀約朋從救急如此定格天公狀元相報且看費翁明朝正德二年江西吉水縣有一費翁娶妻何氏幼讀儒書志在功名累困童軍未能入學每年訓蒙度日自思素無大過如何困窮至此故於每年二月初二日文昌會恭身拜祭默告生平無大過為甚麼青衿不服祈文昌帝君指示生平所造之孽以好改惡從善祝至三年那晚睡至三更

忽夢身至一廟四面紅垣香風繞繞走到頭門望見一付朱色紅緋的對聯上寫道人間文字無憑全憑陰騭天上主司有眼端看心田上面又見一立匾大大寫桂花院三個金字看畢欲走忽然頭門大開金光閃閃下階來了一個穿紅袍一個穿綠袍的神人說道文帝有旨傳爾速速上殿費翁上殿俯伏座前不敢仰視文帝道爾於每年默祝之言吾久已知之但功名富貴一事非同小可世人多不知積德而妄想功名窺竊富貴不知功名富貴天所以賞賜善人之物不敢濫予不善之家茲有玉帝新勅富貴玉旨一道昨日遍勅諸神凡有積善之家都要杜王保奏又命吾於保奏之人查考三代世世陰功相合然後

論其德之大小才定富貴之高下久遠這是一絲不錯的朱衣神可將玉帝勅旨跪誦與費生聽之看爾所行果能合勅旨一二端否朱衣神撩衣跪下朗誦道玉帝勅旨下降諸神細聽金章世上功名富貴予賜毋得濫償第一孝弟可獎第二人品端方生平無淫無盜牛馬犬肉不嘗救難濟急數樣待人接物心良居心時存忍讓又能和睦邦知教學道德先講不徒虛論文章揚善隱惡事廣誘人為善多方再不唆人告狀沉潛樸實不狂一切存心正當察實三代先亡或賜一榜兩榜或賜桂梓聯芳考功論德酌量絲毫濫予不祥諸神欽遵欽仰論功陞賞有光捧誦畢只見數道紅光上面一朵紅雲站定文武魁神各執官花官誥大聲唱道善哉善哉謹記心懷狀元鼎甲在爾培植一陣香風忽然不見只見文昌拈鬚笑道費生爾教人子弟有功應得一秀才因爾在吉安府城文昌宮教學爾學生張之雲偷竊隣人一雞至使那小抱媳婦退還娘屋離人夫婦日遊神察知上奏旨下將張之雲逼喉而死以賞他好吃之過因爾教學疎懈脫爾青衿而且爾於玉勅金章上的善行全不行到所以貧困至此爾能立心改過或可得福子其勉之勉之說畢文昌帝君冉冉騰空而去如雷震一聲費翁驚醒汗流浹背忙整衣冠沐浴焚香望空改過自是事不敢妄作心不敢妄想却說那年費翁已滿五十不惟名利不能成就兼之膝下無子家計不

敷只得遠遠去到湖廣設館訓蒙心一懈怠就想到文昌帝君之言不敢疎忽一刻可憐正月上學足足到歲暮歸家除了一年用費只剩銀十三兩忙忙迫迫趕到大江約齊江西來到湖廣教學的朋友那些一見便嘆道費老師快來快來我們等你多時了費翁剛要上船只見一幼婦哭泣而來勢欲赴水費翁慌忙止駐問道你這婦人因何跳水那婦人哭訴道歌因丈夫欠了官賬為家寒沒銀陪償奴聽得公婆在講賣妾身與人填房奴難捨高堂之上二公婆白髮蒼蒼丟嬌兒少人撫養才半歲無國定亡況且我名節為尚一心心不願下堂赴下水情願一喪服不見一家淒涼多承得先生問望苦情事哭訴閻王費

翁聽得問道要好多銀子方能填還婦人道只需十三兩足矣費翁就向眾友說道救人之命也是好事列位朋友我和你各出一兩銀子齊家作點好事那些朋友道我們一年苦到頭誰肯多拿一兩與我我們家中妻兒子女都還難得周濟何暇周濟別人此件好事讓費兄一人獨行我們情願看倒你發富發貴費翁見無幫助未必看倒不救不成奮志將身上十三兩銀子取來交與婦人說道你也不要跳水下那婦人千恩萬謝去了可憐費翁身無半文那些朋友吃飯見得費翁無錢假意譏誚道我們不行好事有飯吃那行陰德的肚子赫怕要餓得叫費翁到點茶吃又走足足餓一天到了屋下心想到肚子不要

快樂見人急難反說他應得一般豈知人有急難望人之救如
又旱望雨一沾潤澤感入骨髓譬如自己身上偶得疾病呻吟
不絕一吓被人救好其感激當何如古語云救人還自救天上
必相酬救人有多大的好報應說這救人的好報我想到從前
一案此人姓耿名廉平陽縣人娶妻毛氏爹娘早死無兄無弟
家中頗可過日因他近隣有個張刑慣行不法奸盜邪淫無所
不為耿廉每每勸誡於他他反與耿廉成仇那年元宵十五張
刑因酒後打死一人地隣報官張刑口口咬着耿廉的主謀官
將耿張二人辦成死罪即日點械將耿廉一並押送京師張刑
身作身當即同械差前

各費

可憐耿廉無辜受害有口難伸

只得苦苦哀求械差回家辦點銀錢以好辭別妻子回到家中
一見妻子便哭訴一場歌不幸為夫身犯罪械到京師不得歸
今且回家與妻會聽夫一一說細微自我夫妻成雙對已有四
載好光暉只想百年夫妻配生個男兒接芳徽誰知禍坑天上
墜恐怕陷入難出圍夫無三兄並四妹誰來與我辨是非夫死
異鄉無別慮耿氏香烟化成灰妻身雖然懷六甲是兒是女未
可推我死賢妻無倚對任妻去依別人扉今生一別難得會怎
不叫我淚雙垂毛氏哭道夫君不必憂慮人生在世父母死後
所靠者夫妻妻有難丈夫不救更望何人夫有難妻不相隨是
為背義夫叫妻子出嫁妻斷不為此不義之事古語云好馬不

褚雙鞍烈女不嫁二夫、妻雖不能比及古人、豈肯作忘恩下賤之人乎。明日夫君起行、妻願收拾行李、與夫一路做一個生死相隨、死而無恨。果然了第二日、耿廉起行、毛氏跟隨。一路寸步不離、過山爬嶺、苦楚自不必言。却說由平陽進京、路過梁山、那梁山路又崎嶇、地又荒蕪、兩個械差心起不良、意欲將耿廉置死。討一病故文書、回覆本縣、以好減省些械費。兼之見得毛氏貌美、一並賣了。豈不是越兇賺錢。所以一到梁山地界、苦苦刻薄他夫妻二人。一日毛氏暗對丈夫說道：二位械差這幾日眉來眼去、不是好意。你我夫妻須好生提防。話才說畢、那毛氏身中十月已滿、將要生產、痛楚難言。倒入蓬萊、扯着丈夫哭道：

歌自從那日離家內、奴家朝把丈夫隨、帶些銀兩和路費、艱難苦楚怨得誰。日行百里夜難睡、想起家中淚雙垂、要會親戚不能會、離鄉別井好傷悲。路過千山和萬水、生平那裡把心違。望見梁山妻憂慮、山深境野命有虧、只想入京把供對、夫死夫存你一堆、誰知嬌兒動腹內、看看生產命將危、可憐好似孤魂鬼、千里迢迢把夫陪、但願生個男兒輩、來與耿家接宗徽。此回恐作產難鬼、誰與夫君共枕闌、奴今一死不失悔、丟得丈夫獨自飛。耿廉哭道：妻呀、你暫且草中睡着、待夫去看有人戶否。與你討點茶吃、械差吳順怒道：身犯大罪、還要頑欵、式帶個婁孃一路踢脚拌手、老子等得不耐煩了。張開怒道：還要在路上生娃。

娃係有好些娃娃生不贏還要帶些在路上來生啲。耿廉道二位械差呀還在那裡行陰功念在同鄉同縣慢慢等我妻子生產之後再走不遲。張開道老子不愛等得耿廉哭道張頭呀你耐煩些實要看承我夫妻。張開道我與你夫妻非親非戚又是奉官所差看承不來。耿廉道我將妻子拜與你兩個老人家作乾女。吳順道張開早已拜與我了。如此拜來不班輩。耿廉道如此妻子呀快與吳順叩幾個頭拜與他做乾女。毛氏拜了幾拜便叫道吳家公張大母舅呀耐煩些等我一筭。張開道恭喜發財跟衙門人錢弄不倒家公大母舅也要賺個來。叫耿廉道寄拜三年為古親。吳順道張開齊家去找看有人戶嗎與他討開

房子來住兩日以保乾女兒的生產。齊家做點好事話才說畢。來了一個老者白髮蓬蓬。耿廉問道老人貴姓。老人道我姓耿名洪。老人又問道客官尊姓。耿廉道我亦姓耿。名廉。老人道是我家門。因何事到此。耿廉將所遭冤枉械入京師及妻子將產事情哭訴一遍。老人道既是如此誰無急難我家隔此不遠快將你妻扶起行李一並打到我家。耿廉扶起妻子張開吳順褶起行李來到耿老家下酒食待承。耿老即把空房一間安頓毛氏。又叫了環服事到了半夜生下一子。耿廉歡喜不盡。即請耿老取名雲星。此事不提到第二日耿老道毛氏暫在我家安頓。我與耿兄弟一路調停。誰知耿老一個徒弟正做刑部尚書。耿

老進京將耿廉冤枉說知不上十日即把耿廉釋放耿廉與同
械差來到耿老家中要了半月耿老又與械差二十兩銀子作
別回去耿老就與耿廉認為弟兄叫耿廉幫管家務之事耿老
先為無兒六十歲討得一小三四年尚無生育因為救人一難
那小那年正月生下一子取名耿雲卿長到六歲與耿廉兒子
耿雲星同師誦讀二子都能過目成誦同年入學同年中舉同
年殿翰林雲卿作監察御史雲星直作到都察院耿廉因子成
名才回鄉祭祖將自己地方修成宗祠後又揆着耿老買股地
方待耿老如親哥一般後耿老壽滿一百歲耿雲星將救急之
事奏聞 皇上加封榮祿大夫監架人瑞牌坊子孫昌達無七
此就是救難濟急的好報人何吝嗇而不為

石碓鳴冤

世上多出希奇案皆因人心用計尖你說奸巧無人見誰知報
應自有天天理昭彰報應顯絲毫不爽似鏡懸人在暗中巧計
算天在頭上看得全不怕使心多機變到頭終是一盤端世人
不信聽我嘆說個石碓也鳴冤此案出在嘉興地方定遠村有
一人姓沙名程娶妻沈氏所生一子名沙有貴自幼娶妻閔氏
此閔氏在家當女娃子時候與他姑娘屋表弟司狗兒有些苟
且那年九月初八日過門司狗兒捨不得那表姐也送轎來到
沙家身上暗帶凶刀吃酒出來藏在背山天將黑了司狗兒來

在柴房躲避。心想表姐恩情難割難捨，愈想愈急，也就動了謀殺新郎之意。暗在柴房東張西望，恨不得一手扭着新郎，一刀廢命。這是愚人想法，豈有殺人謀妻不犯償命之罪的？真是糊想。却說沙程有一女，剛在前八月出嫁，在孫家駒的長子孫芳明為妻。夫妻同到後家吃酒，孫芳明在新姑孃房中開茶。茶吃了，又吃酒，吃得十分酒幸，出去解手，手點火，正在柴房。司狗兒伸頭看見他透身穿新，只說是新郎，抽出刀來，伸手抓着孫芳明一按，按在石碓上，叫哐一聲，刺了兩三刀，方死。血流滿碓，杳無人知。司狗兒把人殺了，私自出得柴房，逃回家。又遇沙程外姪姓母名雲程，也去柴房解手，聞得腥臭，把亮一照，見石碓上橫睡一人，血流滿地。母雲程才叫母舅沙程來看，才是他新女婿孫芳明，嚇得面如土色。眾親聞之，齊到柴房看此情景，不知何人所殺。連夜到孫家，趕他父親孫家駒、母親嚴氏來看。那嚴氏抱着兒尸，哭死哭活。孫家駒當問到親家，我兒誰人所殺？快將凶手現出。沙程道：昨晚二更，你兒還在開茶吃酒，不知何人所殺。孫家駒扭着沙程要打。嚴氏扭着沈氏要兒，足足鬧齊天亮。那些客有近前勸的，也有陰倒逃走的。沙程無奈，四處發人投憑地隣鄉約，少不得協同報官。官來看驗，係是三刀廢命，將傷驗明。官坐尸廩，將吃酒親族人等問來問去，不知確是何人的凶手。想了一陣，猛想問道：沙程呀，此人殺死，又是誰

人看見沙程道是小人的外姪，母雲程官便問道：母雲程，你先見尸首，你該知凶手是何人？母雲程道：小的去柴房小便，聞得血腥，把燭一照，見一人黃唾石碓，急呼母舅來看，才知是孫芳明。至若凶手小的實係不知。太爺道：別不先去看見獨你一人先去看見，明知是你殺死，假意呼叫母舅，是也不是？母雲程道：小人本是先見尸首，孫芳明手殺也。人與他無仇，無冤。大老爺詳情，太爺道：那有殺人之入，肯一審即認的道理？差役將一趕人証與本縣押赴縣城，再行嚴究。太爺回城，坐下大堂，審來審去，見得母雲程不認，加以大刑。母雲程死去還魂，知道刑法難受，止得說道：大老爺鬆刑，小人願招。太爺當下鬆刑。母雲程道：孫芳明就算是小人殺的。太爺問道：你為何殺他？母雲程道：不曉得為何殺他。太爺當問之際，見他口口叫冤。太爺想道：此人不是殺人之輩，暫收大監，再審。一連四五月，審不出凶手的情形，兼之孫家駒是個大家，朝朝催案。太爺無可奈何，只得到城隍廟焚香禱告，望神指點。那晚夢得城隍說了二語，要得此案明。石碓看分明，太爺再要問時，聽得更鼓一响，也就驚醒了。想了一會，第二早起，命人到沙家將石碓拾到二堂放下。近前一看，只見血跡模糊，却不知凶手所在。到那冬月初一，又到城隍位前燒香，通告道：本縣管陽城隍，管此案不明，恐有冤屈，望其明明指示。此案斷得明明白白，願許神戲二本，自燒香回

衙也無動靜到第五晚上夢中走到城隍殿前城隍迎接如同
僚一般請入書房烟茶已畢忽有人跪稟城隍道石碓案帶到
候審城隍當即坐堂只見一趕人証跪在階下左階擺一石碓
太爺心中想到此案到與本縣所審沙家之案相同待我隔窗
探聽只見城隍問道孫芳明你來哭訴說你死得甚苦我把司
狗兒帶來對審方知你前世結冤之事司狗兒來至案下說道
歌城隍爺爺聽我稟細聽狗兒說分明前劫我叫方中定原與
閔氏為姻親閔氏前劫本文性素與胡淡有姦情胡淡用葯毒
我命轉世名叫孫芳明城隍道你二人有冤如何連累毋雲程謀我之時他喜幸
又帶帶葯轉回程前劫他名花上進今世改名毋雲程你今世

報仇我見閔氏配沙姓心懷不忿恨在心自幼與我私配定陰
為夫婦五六春見他出嫁難共枕暗藏凶刀送過門只想誅却
有貴命誰知殺死孫芳明你的冤冤相報如何連累沙家沙程前劫為保正我銅錢百串文此是前生冤孽病冤冤相報豈饒人說畢城隍
道孫芳明此是前世所結之冤怪得何人少不得陽世官長要
斬首凶手與爾填命只見孫芳明哭泣而去太爺聽清惟凶手
名字忘懷了欲問城隍候見一惡鬼抓一人來劈頭一叉那人
大叫一聲把太爺驚醒此案到已明白一半可恨凶手名字不
曾記得如之奈何又隔了半月太爺在二堂走來走去忽起一
陣微風吹得毛骨悚然抬頭一看只見天上飛一縷飛飄然而

下，不歪不正，落在石碓窩中，大爺拾起一看，上寫司狗兒三字。太爺猛想起城隍所審之名，即出火籤，捉拿司狗兒不提。又說此緋飛從何而來，噤那日司狗兒來城，與那舅娘化包，請那表兄與他填包戲頭戲腦，就寫一個司狗兒。司狗兒不愛寫他混名，一手扯來一丟，不知不覺，竟被陰風吹至二堂石碓中間。這豈不是神使之然，取隔了三日，差役將司狗兒拿獲，太爺審他，毫刑未動，口吐實情，辦成死罪。秋後出斬，將母雲程放出，又將人証趕齊，太爺把夢城隍所審之事，對沙孫母三姓說明，才知冤結前生，個個吐舌寒心，無如世人只知今生害人性命，謀人妻子，不知比冤仍結後世，報應歷歷不爽，可畏哉，可畏哉。

代死酬恩

昔年光化地界，有一人姓蔡，名同，爹媽早死，孤獨一人，兼之家無寸土，每歲幫人營工，那年幫楊大公作長年，忠心一片，楊大公待如手足一般，凡進出銀錢，都過蔡同手收放。楊大公的房圈任其進出，每年工錢二十串。那日蔡同趕場，見那些發財人高肘架子，蔡同倚主人勢耀，從中說了幾句大話，那些發財人罵道：「你這個倉脚蠻，你要楊大公勢耀，日後被楊家一脚踢出，還不是個長年，你何敢與我們比勢得？」蔡同息氣回到楊家，心想：「幫長年如此下賤，我不如將楊大公櫃子頭那銀子掣些，走到遠方作點生意，看還發得起財，以伸我今朝之氣否？」那晚果

入楊大公房圈偷銀五百又牽馬一疋帮他駝銀走到八里之遙那馬不走蔡同打他幾下那馬口吐人言說道我前世買你一雙草鞋欠錢十二文今夜我與你駝銀走了八里已將十二文銅錢還清你還在我身上打煞子蔡同聞言想到前世賅錢十二文今世都要陪還我今世偷主人銀五百二世如何還得清楚遂將馬牽轉欲退主人銀兩那馬不行蔡同道銀子我取出來補你老人家空手走呀果將銀子取出襪起牽馬而回仍然悄悄的將馬拴倒將銀暗放櫃中無人知覺蔡同仍幫楊家不昧忠心後佃田娶妻亦得大福可見蔡同因人一語昧去忠心走到中途馬吐人言忠心仍然發現所以終受其福至於不存忠心顧主反起心害主人者又豈無惡報哉列台雅靜又聽這個害主的惡報嘉陽地方有個毛二幫龍大爺作長年一味偷東抹西那日龍大爺搖會去了龍大娘引小女在睡毛二就邀那看牛娃李六偷龍大爺倉內谷子李六也不應他各自割草去了毛二正在開倉正遇龍大爺回家毛二心虛躲在倉後龍大爺抓他出來打了一頓把賬算了毛二回家心懷不忍要害龍家苦無縫隙那年龍大爺的兒子龍孫已十七歲了送在李老師學堂讀書正走毛二門首毛二一女十八名叫小女毛二欲害龍孫叫他小女去扯着龍孫作成估姦詐害那日龍孫歸家剛到毛二當門正遇小女討菜小女走上前來一把扯着

龍孫兩來按着一團毛二走來將龍孫辮子剪下衣服播去報官審成估姦將龍孫丟監辦成斫罪龍大爺可憐年近六十止有此子聞聽丟監龍大爺將錢賄賂禁子入監看兒父子抱頭大哭歌見姣兒在監房心如刀割把老子氣得_來要見閻羅可憐我年六十有你一个才送你在學堂朝夕吟哦不想你赴青雲中舉入學只望你_我養老_誰送山_誰知道那一日老師放學毛氏女他說你估結絲羅審估姦斫罪兒難得活我聽得如亂箭穿入心窩兒呀你就要嬌妻子多說幾個你到底去估姦又是為何龍孫說爹爹呀你要問兒的冤情待兒悉說歌兒自那天把學校遶回家內走忙忙來在毛家田坎上見一女子喜洋洋他將言語把我誑說兒母親是保娘他稱茶葉十六兩叫兒帶回奉老娘兒肯說是真情况不妨等待一時光誰知女子良心喪把兒按在地中央兒不呀如兒不呼難比他快當霎時來了李共張昨晚拉兒大堂上對太爺說必不細對太爺說端詳不認太爺動刑杖兒不招時定死亡只說招了慢慢講寫信回家報爹娘如今辦成斫罪樣兒已不得轉家鄉還望爹爹要大量多多拜上兒的娘養兒一場空想望若要團圓夢一場哭畢龍大爺出得監門氣死氣活沿路打幹不提却說李六的媽熊氏累受龍大娘大恩無可報答那晚李六回家熊氏說兒呀想為娘自你爹爹死了你娘無挨無靠沿門丐化背上_背你手中牽你幾

個哥哥來到龍家門首，龍大爺問明來歷，見之不忍，將這項田土與娘母耕種，又與你哥哥找主人累累提携，才使你弟兄成人。如今龍大爺只有龍孫一個獨兒，犯了大罪，定在今年斬首。若無人救，豈不是絕了龍家後代兒呀？你不如替龍孫一死，以酬大德。李六道：媽呀，兒已久有此心，但兒一死，毫孝未盡。如之奈何？熊氏道：兒呀，你死之後，還有你幾個哥哥，不像龍家孤兒也。娘母商量停妥，來對龍大爺說。龍大爺大喜，又將銀兩買賄衙中人役，將李六暗暗送進監中，把龍孫換出，隱藏家可憐。李六無辜受罪，到那文書一到，到監中提出。李六忽然天昏地黑，日月無光，霹靂一聲，將毛二父女抓至大堂，跪定。毛二口不能言，惟有那毛小女口口啐道：大老爺不要殺錯了，好人我爹爹報應到了。太爺道：你將報應說來。我聽毛小女道：太爺請聽。歌太爺在上，聽我說。我是毛家女嬌娥，爹爹龍家他幫過，因為偷谷起風波，龍家一見胆氣破，打得我爹莫奈何，算賬回家心難過。才害龍家小哥哥，說他估姦非小，可辦成斫罪。馮羅李家熊氏心難過，欲報恩德把兒哈。李六願把人頭落，來替龍孫受折磨。天顯報應來抓我，雷聲孔處震山河。大爺快把冤罪脫放他，李六回舊窩，不信且看天報我。雷聲再震夢南柯，說畢雷打死父女二人，皆上批，幫人不忠，反把計用，幾絕人後，惱煞天公。是父是女，俱應雷誅。太爺看此光景，忙將李六放回，又將毛二父

女現衆三日，龍大爺深感李六之情，重重提携，發了大財，娶妻生子，作了大官，身受誥封，龍孫亦由舉人作到巡按，子孫昌盛無比。惟毛二存心不良，絕了後代，可見不如蔡同之早回頭也。世之幫人長年者，當以蔡同、李六為法，毛二為戒可也。

還頭誅僕

為子盡孝，為臣盡忠，者兩句話，人人曉得說，豈知為子不孝，天報甚慘，為臣不忠，亦與為子不孝同等。然這忠字，要分幾等，為人之僕，要忠幫人掌櫃，要忠幫人長年，要忠這忠是盡心之謂，為人能各盡其心，不但說是衆人所喜，老天爺亦要賜以富貴。如存心一味奸詐，而不盡忠以衛主人，慘報也多，不若還頭也。

僕這案，甚是奇巧，說來真真駭人。這案出在青州地方董家村，一個讀書士子，名可畏，平素為人端方嚴正，家規肅然，內外男女，不敢交言，心中別無所愛，素慕關帝聖像，供在中堂，日日焚香拜叩，出入都要稟命，如親父母一般。每年值聖帝壽誕，焚香點燭，嚴整衣冠，拜壽已畢，讚道：忠心含萬古，義氣貫長虹，古今英雄將，誰敢匹吾公。讚了又拜拜，了又讚，讚罷笑舞不已，真如孩兒見了慈母一樣。如是者數年。那年正遇祝聖帝壽誕之夜，董可畏衣冠而寢，忽夢前部周將軍來家，說道：聖帝有旨，今夜宣董生叩見。董可畏鞠躬蛇行，隨着周將軍來到一殿，只見鳳閣龍樓，霞光飛繞，剛入頭門，香風

射鼻遙見大殿兩邊排列盡是穿紅袍綠袍白袍青袍神將不
等又見中門掛一付木對金帖大字上寫道管轄上天下地神
人全憑一點忠義專司賞善罰惡權柄都存滿腹公平董可畏
看畢擦衣跪至 聖帝座前聖帝大笑道可喜爾平生為人忠
直奈爾前世身居進士為官時誤斷一節婦之案今世應受貧
困吾見爾事親至孝為人公平正直從不亂窺婦女嚴氣正性
可喜可欣吾已保奏還爾功名高大爾官階但是爾目下大有
災厄吾有四語你須牢牢記着夜防其頭甚是可憂待下母酷
恐斃毒手董可畏聽明只見滿殿雲迷鼓响三通如雷震耳可
畏驚醒雞已三唱連忙起身沐手焚香望聖像三跪九叩拜謝

指點之恩後將四句隱語寫出忙然不解其意那年八月中秋
董生治酒賞月見一僕與一婢交頭接耳調笑暗處董生即叫
僕人將那僕蔣雲與婢霞香喚到罰跪堦前董生大聲罵道歌
人生在天地間要行正道你兩人如何的暗把情交罵蔣雲為
人僕下賤不了皆因你前一世把德喪交罰今生無衣食又無
挨靠到我家服事我常把力勞你就該為好人存心要好你然
何起淫心暗把婢調遇中秋我都把酒肉賞了我見你心不正
理應扑敲這宗人留我家亂我家教打二十大棍子趕出荒郊
又見那小了頭堦前跪倒埋起頭假意在珠淚號淘為女子因
前世未修得好況且又為奴婢無有下梢你就該守女道不言

不笑要曉得女子家宜守節操守得好那神祇才有應照看二世還有個頂好下梢為人婢還犯淫罪惡不少到陰司變牛馬一定不饒蠢婢子說得我石頭火冒打三十嚴家法一點不饒董生將一僕一婢打了又將蔣雲趕出了頭霞香罰在花園燒養花不許出我中門董生因此無興帶了一個小童僕到左廂茅亭內安寢誰知蔣雲受了董生一番打罵心懷不忿暗地提刀來殺董生悄悄的走入茅亭一聽董生鼻响如雷那沒良心的蔣雲照頭一刀將董生的腦壳斫下竟提到五里外關帝廟挖個坑坑窖了昏昏沉沉又走在青州衙門投監待蔣雲走到衙門時天已明了來到大堂自呼殺人投監州大老爺問他所

殺何人他說殺主人董可畏州官問道你為何殺他蔣雲道因受打罵官道你如何殺法蔣雲道我暗入茅亭一刀斫下頭首官道頭首現在何處蔣雲道我殺了提在關帝廟左邊牆脚下窖了官即差刑房書吏與同差人押起蔣雲去取董生頭首蔣雲來在關帝廟牆脚一挖人頭已經不見了刑房差人又將蔣雲押回本州稟官官即坐堂問道蔣雲你所殺頭首如何不見蔣雲道小的窖在牆下不知如何見官將蔣雲收監忙着差人去在董家看個明白刑差來到董門呼叫董生方才晏起覺得頸上微痛床上盡是血痕心頭方在猜疑忽聽小童僕報道那州堂上刑差在外要會老爺董生叫僕人請刑差進屋出去一

會那刑差駭得口呆見了董生疑是鬼形戰戰兢兢說道
今早董先生貴僕蔣雲來投監說殺了先生將頭首窖在關帝
廟州大老爺命我們押起蔣雲去取先生頭首挖之不見血跡
猶存先生你又尚在這就竒了董生道莫得此事嗎那有此道
理我都不信刑差急忙回去稟官官喚董生來州坐堂審問吩
咐驗傷刑件看董生頸上如紅綿線纏了一轉又叫差人將蔣
雲提出監來蔣雲得見董生說道老爺呀因你打我我心懷不
忿錯殺了你你休現形來嚇我我情願與你填命董生道你未
殺我填甚麼命太爺道這就竒了想了一會問道董生你打蔣
雲是真董生道打也是真你那晚又與何人同睡董生道我與
小童僕同睡茅亭太爺又命差人將小童僕叫來問道你與主
人同睡茅亭你見蔣雲來殺主人未曾小童僕道昨夜小人與
主人去睡已二更了聽得茅亭門响了一聲又聞主人在床上
大呶月影中見人提一物件出門去了小人認得是蔣雲的樣
子有半個時辰那久又聽得靴子走路聲氣小人定眼一看見
一人身長一丈紅面長鬚像廟中關聖夫子一樣提一人頭直
入茅亭小的嚇怕鑽下床去了只聽茅亭上面如人在穿衣服
摩肚皮响聲一樣一刻時候靴聲又响見那長人飄然而去小
人聽了一陣並無影響忙出來点火茅亭一照滿床皆血大
呶先生不醒直到太爺刑差來時先生才醒不知何故太爺問

罷也不知來歷，又見董生尚在，只得將蔣雲放了。董生回家也，不怨恨蔣雲，將前婢配合蔣雲，令他出院居住。蔣雲去在隣家，佃一向房子，與隣主同住。才宿到三夜上，那晚隣主忽聽蔣雲房內响了一聲，好似岩崩一般。隣主呼之不應，打開門一看，他夫婦被那牆上所放的柏樹滾下來，打死了頭首，各在異處，如刀斫的一樣。眾人才知是關聖帝君顯聖，立碑於廟，以記其事。然關帝之靈應處甚多，未有奇於此案。可見為僕不忠，必遭神譴。未有一個走脫的。莫說霞香二人，奸淫喪命，神人共棄。至於讀書人，要學董生為人，正直不惟關帝保他，不死後由進士官至尚書，而今子孫發達，科甲不絕。此皆學關帝之為人，敬開

錦衣報

人生在世，不過百年，一死之後，只得一墳木，八尺土，幾件衣，有何趣味。何世上看，不穿世情的人，被那名利二字，弄得顛顛倒倒，總講他榮華富貴，用盡了詭計奸心，只想與兒孫多買良田，多修屋宇，全把善行陰果，看不上用不着，不知積金不如積德，反說積德吃不得，積金能用得，從不說積德遺子孫，子孫能綿遠，無怪乎千方萬計，與子孫作馬牛者，多多矣。待馬牛多掙銀錢，老死之後，在陰司受罪，子孫在陽世騎驢壓馬，耍蘇款，逞英雄，好不安逸。誰復念及陰司受罪，老奴乎，平心思之，可以淡然無味矣。所以有錢的多作好事，無錢的要存好心，能存好心，即

金衣幸
三
有好報，然好報之奇者，莫如宣城山谷村沈兆雲娶妻焦氏，貧而好讀，家中只有老母，自思無以供養，因而廢讀教書以供菽水。那年正月十八日上學，辭別老娘，並教妻子云：歌別老娘，珠淚滾孩兒，一二說分明，皆因父早喪，命無有祖業，家道貧，莫奈何。出外境，每賴教學作營生，你的兒少，問請母親休要欠兒身。凡百事莫顧問，還須保養精，與神轉面來，把妻尊，不由兩眼淚紛紛。你在家要孝敬，休離婆婆左右身，有好食奉娘飲，總要等得娘歡心，你有孝天看定皇天不昧苦心人。我此去常掛心時，送俸米轉家庭。說畢，上學去了，却說學堂在左平山下，沈兆雲自上學之後，有了二十多個學生，議束脩銀六十兩，議俸米

四石，春去秋來，正遇中秋佳節，收了東家束脩十五兩，又收此月華餅子，自負行囊而歸。剛走到月白場後，聽得哭聲甚哀，沈兆雲挨近茅棚問起來由，才是一個婦人，後家姓呂，嫁與錢選為妻，所生一子五歲，不料錢選得病身亡，無錢安葬，又無好人幫湊，所以悲聲難聞。沈兆雲將銀六兩送與婦人呂氏，以為伊夫安葬之用，只見婦人抱子上前跪地謝恩，問明姓名，沈兆雲也自回家去了，却說那呂氏婦人的哥子呂虎，也因家貧流落他鄉，因金川夷亂，隨賣點鹹菜，後吃糧當兵，乘夜偷過夷界，藏在蘆葦之中，只見有十多個蠻子在刁房點火燒烟，仍出刁房而去，呂虎見蠻去之後，進得刁房，只見有兩個蠻子圍火而卧。

呂虎抽出刀來一刀一個把頭割下，背在背上鼠竄而回。來到營中報與主帥得知，主帥嘉其有胆，當舉參將之職。後奏凱回家，即放保慶府都司。上任之後，娶游都統之女為妻，又發人來月白場接他妹子到衙，同享榮華。一到衙中，子妹相見，悲喜交集，自不必說。呂虎接一位秀才來教外姪，與他外姪取個書名，叫錢文書。此子乃節婦之子，聰明過人，過目成誦。十六歲上即入學，二十一歲中了狀元，官至刑部尚書。又說沈兆雲自母親死了，只有妻焦氏所生一子，十歲名繼祖。正遇賊亂，妻子失散，孤獨一身，東走西奔，來至雅河，巡查兵以為賊匪，餘黨極指。及

京兵刑部勘問，問道：

沈兆雲你然何逆亂天朝？沈兆雲道：

個讀書儒士，姓沈名兆雲，因賊作亂，失散妻子，孤身無依，西奔來到雅河，被王兵捉拿，實係冤枉。正審此人，却遇錢老夫。人呂氏在二堂窗內瞧賊，一見此人，心中暗想：此人好似出銀葬夫之人，待尚書退堂，老夫人將前後說明。尚書復審問道：沈兆雲，你施銀葬一節婦之夫，你還記得否？從實說來。沈兆雲聞道：此言就將在左平山教學，中秋回家，在月白場出銀與呂節婦之事。一一說了。尚書才知是他恩人，把刑具鬆了，請入二堂。老夫人與尚書叩頭相謝。老夫人見恩人穿得濫縷，捧出錦衣一套，沐浴更衣。尚書又保舉沈兆雲為閬中知縣，即日起程上任。到縣之日，車蓋旌旂，人夫滿道，好不闊熱。接印之後，清如秋

水無論白日夜來小衣小帽查看街道又說焦氏自與夫失散
之後無依無靠只得與子乞丐過日路過閭中城外有座古廟
內塑觀音母娘在廟安住繼祖道媽呀如今五十有餘難以走路
待兒去丐回來供母繼祖在街丐食走在水巷內那賣荒貨的
不見一把菜刀不分皂白一手扯住繼祖不由分辯來至縣衙
稟官沈太爺問道你這賊子姓甚名誰何處人氏然何偷人東
西好好從實招來繼祖道大老爺容稟歌太爺在上容民稟細
聽小人說分明你姓小的祖人本姓沈我你姓沈又繼祖就是
小的名你母親焦氏是我母親姓你爹就叫沈兆雲為
不因為賊子亂得很與父失散在途程母在古廟來

住定小人沿街丐飯吞你為何因為水巷濟得很並未拿他

金與銀說到此處只見太爺流淚說道繼祖兒呀我就是你
的父親只想父子不能團圓誰知在此相會繼祖道爹上如何
又做官了沈兆雲將尚書之事說了一遍速取衣服打乘四轎
去古廟接焦氏那焦氏看見兒抱衣服又來轎子慌忙說兒呀
你未必把娘嫁了嗎繼祖道把媽嫁與我爹上去了焦氏道你
爹上在那裡繼祖道此處大老爺就是焦氏果把衣服換了乘
四轎而來鼓樂喧天到了頭門炮响三聲焦氏心中嚇得大跳
入了衙門夫妻相見悲喜交際自不必說又說繼祖未曾讀書
操習弓馬中了武翰林之職疊戰奇功直作到提督子孫文武

功名齊全，入相出將，好不榮耀。此非一念救人之報乎？如沈兆雲捨不得六兩銀子，助錢尚書之母葬，夫則雅河被擒，命且不保安望。作知縣，夫妻父子團圓，乎誠哉！救人之有好報也。奈何人多不為之耳。

刻書知府

人生在世，上須保此天良，休以貧窮喪，休以富貴亡。貧窮能不喪，可以轉榮昌；富貴如失喪，轉眼入窮鄉。試把古人想，善者有下場。又把今世想，惡報亦非常。何不立志向，行善答上蒼。莫作我窮想，毫不作善良。世間男子漢，須學武城郎。這武城乃昭化縣，吉化村人民幼讀儒書，後因家貧，幫人營工度日。

發貴人家，騎驃跨馬，人人尊敬。個個奉承，好不高興。一想到自己家下，自覺面上無顏。心中時常默想道：均是人，我也如何無一門趕得上人家？莫非是命生就的嗎？因他時刻在想，那一晚上忽得一夢，見座高門大戶，他身剛入門去，那些了環使女、青衣僕夫忙來迎接，有口稱員外的，有口稱老爺的，有扶肩的，有牽衣的。一進中堂，見他妻子滿頭珠翠，了環排列，即捧來一套細服，請員外更衣。武城更了衣服，席已擺齊，所用的器物俱是金盃銀盞，所食的菜蔬盡是山珍海味。一呼要茶，茶即到；手一呼要烟，烟即入口。高興之至，自己想道：我如何到了這步田地？明日待我騎足駿馬，遍遊鄉鄰，果到二日，呼要騎馬一聲，那此

僕人牽的牽馬執的執鞭剛要上馬忽來一人好似神明一樣手執朝簡上前吼道你是何人敢享此福武城用目一看那神背後一武將手執大刀說道今生衣祿前生注前生無善敢想富不念生平無惡處鋼刀响處不饒怒只看那刀如電光一閃武城將頸一縮鑽在一石岔之中躲藏見得神像去了方才出來自顧己身乃是一個大耗子武城心想先因得富想誇耀於人而今身為耗子如何見人方才想畢忽然來了一隻大貓眼光四射方欲來捕武城武城慌忙往牆上一跳未曾跳上去直落下來在那櫃子上跌得半死被那貓又看見跳上櫃來一爪抓住武城頸子忽聽得妻子大聲在哐打耗子打耗子才把武城驚醒周身冷汗說道你再不哐打耗子我已被貓兒啣去了才將已夢說與妻知妻說者是你妄想所致武城從此以後再不想發財了却說武城那日無事昏昏沉沉的提起米口袋去在場上買米將米買了拈在肩上来至廟亭見一位老先生手抱一塔勸世文過說邊散武城近前那老先生口頭唱道歌江西省有俞公才學可敬十八歲入了學難飲鹿鳴每年間訓蒙童冷淡得很又少食又少穿朝日受貧生一子忽然間不見形影老妻子為哭兒眼目失明那俞公到歲晚三十年盡與妻子坐灶房細論前因他說道我生平雖無善行我也曾惜字紙戒殺放生天為何使我身這般窮困寫疏文奏上天語涉不平三

十晚三更時有人相問頭戴着角巾兒皂服遮身剛坐下問是誰他說張姓俞公把愁苦事細對他明他言道你作善毫無實行全憑是一派假徒播虛名有淫念與一切雜念相併死就在旦夕間安問前程你如若把雜念刪除乾淨以實心行實善挽回天心能如此回天心命難限定包管你不日間即刻飛騰把這話說完了不見形影那俞公才知是灶王府君即焚香忙悔過廣行善行每一月三十日對天焚文剛行到八九年就有報應聘京師去教學得會兒身兒見母眼流血把舌舐定母的眼一霎時雙目齊明那俞公登進士真可榮幸一家人享富貴皆為回心

那老先生說道這就叫做俞公遇灶王靈驗記後哉

此川主救世等文你們自己去看看老先生散罷而去武城也

倒一本因想道此書頗好我欲刻一板子多上刷些以公諸世奈何無錢如何刻法因此朝思暮想悶上不樂妻子問他不樂之由他把刻書一段心事對妻說明妻道這又何難速開箱取出圈子一根頗有二刃多重交與丈夫說道此是我娘屋祖母所遺已經三輩人了夫君無錢刻書我挈來湊成夫君武城一見歡喜不了第二日挈去場上掉換這個挈去一看那個挈去一看竟把此物失落武城哭泣而歸說與妻聽亦同傷感恰遇武城一個同庚的姓鍾名惠家頗饒俗特意來看武城見其眼有淚痕問其來由才知失圈不能刻書之事鍾惠即應承刻書

費用武城竭力男辦不上一月書板刻齊當印百部傳送一日
送到城內戶房那戶房老典與武城有點瓜葛問到武城才知
窮困不堪即叫武城在房幫寫告示久之幫寫上行文書官見
字有帖意高過上衙凡衙內書帖盡屬武城手寫官又見其誠
實戶房吏滿官員給武城典吏一名武城頂叅之後凡鄉鄰爭
訟竭力勸回五年之內行了許多好事到吏滿上省又考上了
職時運逗頭也做了巡政廳後因廳職勤慎辦公陞到縣丞
一步一步直陞到知府所生二子皆中舉人後又大挑知縣鍾
惠由操武入學中舉會進直做到御前侍衛設若武城不回心
向善焉有此等地步武城回心向善而無賢妻好友相助亦不
能到此地步則鍾惠之作御前侍衛武城妻子之作夫人謂非
助善之報所至哉奈何世人不知富貴榮華是夢而苦苦作守
財奴者究何益乎

審醫生

勸太醫莫徒名胗脉開方要細心下付藥要對症休嫌人家藥
價輕藥雖有貴賤論其中要分君與臣依古理炮製精古言價
實貨要真想人家得了病只想一服病就輕你若是不認真誤
人性命罪不輕雖人生有命定為醫總要盡其心心能盡天地
欣太醫多出好兒孫說到太醫多有好兒孫我就指一案與列
台聽上吉水縣一醫生姓羅名慶同開藥室生理他賣的藥常

土炒的就土炒當酒製的就酒製當蜂蜜製的就用蜂蜜製從
不像別的藥室當酒製的放水煮當蜜製的放漏水製之至於
賣貴藥以桔梗作洋參以西砂作白冠專欺誰人而慶同則炮
製精美貨真價實那藥室也就鬧熱那晚雪夜霜天有一讀書
人四更時分來叩門拿藥慶同先生也不辭更深夜靜披衣起
牀開門延坐只見那儒生說道先生呀小弟家慈病很祈先生
斟酌一方檢藥一劑以救母命當將病根說明慶同先生把病
根斟酌清楚發藥一劑那儒士拿一金釵以當藥資慶同先生
說道我自開藥室以來約有廿餘載凡夜半拿藥者多為妻子
惟君獨為老母真孝子也即無藥錢我願相送如以金釵
恐爾母知息氣反添病來快將金釵收去早早持藥歸家救母
之急儒士稱謝回家把母救好那老母織一手巾親自送與慶
同先生拜謝道前日我兒無錢拿藥承先生不計資本把老身
救好老身親織一手巾送先生但願先生子孫富貴綿亾如此
巾也慶同先生只受巾而却金為人每每如此後享壽一百二
十歲曾孫循登進士官至副史循之子羅洪先狀元及第至今
簪纓不絕可見醫道是陰騭路頭但凡修仙悟道的人每以施
藥濟人為圓滿功德已可知人生作德莫大乎醫然有作德之
醫亦有喪德之醫喪德之醫只徒賺錢每每以假作真而且掛
人冤枉藥賬當三十二文錢一付簿上就掛五十六四十八不

等此心已存不良，所以多不昌達。此非喪德醫乎？說到喪德大醫，在下又指一個與你們聽。此個太醫出在太湖江上，姓沙名利子，平素少讀詩書，不通一字。那母舅是個太醫，與他搭了三、四年搭連，回來開了一個藥鋪，寫個招牌，叫作也是太醫。開箱櫃，甚是體面。這也是太醫，常誇大口，好似盧醫復出，扁鵲復生。又誇某大家是我醫好，某少爺是我治着，哄得衆人都稱他是神醫。誰知他擱倒幾個方子，曉得幾行藥名，如有人來拿藥，要病與方對，如一付不效，他就說此病變了，再一付不效，就說此病古怪難醫。他又不推謝主人，另請良醫。他總活活醫死，方才放手。至於寒火結胸，與那陰症傷寒，在他手內，愈見快性。只要一付藥，就送到家，擲屋去了。其中誤傷人命也，多不可枚舉。只說一宦家，姓張名榮，有一女，放與顧知縣的兒子，已接在家中讀書。那日女兒有病，着人來接，也是太醫。診脈只見他乘轎而來，烟茶吃了，墜簾診脈。小姐伸出玉手，他把指頭點了幾下，假意又將脈繫上，捏着埋頭埋腦。久之，鼻鼾大吼。小姐知他睡着，拿一掃把與他捏倒。沙利子驚醒起來，見捏着一把掃把，假意不知。張榮問道：「此是何病？」利子道：「恭喜是個喜脈，不過是胎氣不安。一付藥安了胎就好了。」張榮聽了，默上無言。誰知那女婿聽了，就回去告知父母，要退。此親張榮忙把女婿安慰道：「明日又請他診脈，我們如此如此。」看他如何說法。隔了一日，又請沙

利子胗脉仍墜珠簾胗脉已畢沙利子道我說來不錯已有三個月孕了，只要一單丸子保倒元氣日後生下地來必是胖胖大大一個相公就在牀前開方方子開完只見帳子內跳出一個男子出來劈面就是兩耳巴子罵道我是男子你說有孕到也罷了，人家閨女你也說有孕，我要扯你去見官沙利子說道饒我狗命呀二回胗脉我要看過才胗免得說錯了只見搥頭如搥米一般列台你們說帳內跳出的男子是那個原來即張榮女婿也沙利子前日忽忽突突把張榮才出閨門女兒說他是喜脉今日現出元神難道張榮放過你嗎張榮道你說我婿有孕到也平常昨日說我女兒有孕是名節所關沙利子道是亂估的只見兩個了頭抬出一個糞桶來說道我家奶奶承你費心，謝你點好東西，揭開糞桶便端一瓢向沙利子頭上亂淋那頭髮上吊些沱沱如像新姑孃帶吊子花一般沙利子朝掉下一鑽把身亂搖糞只亂潑可憐眼睛口頭都是大便滿堂人各笑不止張榮道本要送官究辦如此光景他也够了饒了他罷趕他出門沙利子又見轎子已打濫了邊走邊扯衣裳來揩誰知糞內和有鍋烟越揩越黑好似鬼王一般那街上人此看見拍掌大笑道名醫先生搞黑了你看名醫先生吃點大糞越見明白沙利子埋頭回家將衣洗淨息氣而死方死之時雞爪神提到城隍位前審他口供城隍罵道沙利子你也是太醫招

牌如何改法沙利子道小的不敢當太醫之名城隍罵道糊說
歌你不敢稱太醫又在賣藥的城隍老爺呀小誇海口又說你良
方甚多小的不賣點膏丹又無人請嗎一服藥醫不倒就該推脫推脫又去請
活醫死你還說無奈命何罵狗奴你悞人性命幾個小的記不清叫
判官展惡簿從頭細說判官展簿說道爾於辛巳年開設藥
舖六月十八日李四寒火病你徒賺藥錢內加肉桂附子毒死
一個七月十八日吳貴生陰寒之病你嫌藥錢少了以涼藥投
之又喪一命九月初七日王李氏有胎你以桃仁紅花牛夕打
之又喪了一命又於去年冬月初三日洪之品來拿補藥悞入
磨藥斃命至於虛火認成實火死者六人寒症當成熱症而下
死者五人至非胎而認為胎使父處死女者七人夫妻離散者
八人你開藥舖八年悞死人命三十城隍罵道好名醫沙利子
你者罪如天大豈可放過叫鬼卒你與我入下油鍋為太醫不
盡心只徒吃活到死後我問你怎見閻羅到五殿灌毒藥回數
難說二一世罰你去變個落駝問畢小鬼帶去受罪去了後沙
利子子孫乞食而死同一醫也慶同先生以醫而得富貴沙利
子以醫而得重罪又至子孫絕滅豈非盡心不盡心之異哉

甲乙堂

人生銀錢有命不可意外貪求奸巧必遭貧困忠厚享福悠悠
如苦奪人錢來留些禍患後頭必出敗家子弟傾家破產堪憂

何若拾金不昧，到得子孫封侯，綿綿富貴幾千秋，皆因存心夠。這此話單為世人強奪人錢者發，然強奪人錢，莫如翟人良。此人住居錢塘城內，平素會打會算，城內人與他取個濁號，叫尖算盤。遠近聞名，素來算人冤枉錢也多。單說他算一鄉愚陳上柱一事。陳上柱是個本分人，每進城來，就在文安店寄放銀錢。翟人良久已，看在眼里，那日就辦一台酒，請陳上柱吃。陳上柱道：我與你無親無戚，如何敢吃你的？翟人良道：你外公是我丈人，如何無親戚呢？陳上柱自幼父母早喪，肯說是姨爺之輩，就領他一席，少不得又還他一席，漸漸兩人相好，認為親戚。翟人良那日拿出銀子十兩，交與陳上柱，囑他掉換陳上柱拿去的。

了。一連兩月，會不倒翟人良，也就將換銀之錢寄在文安店，足足放了五個月。翟人良才來會陳上柱要錢，陳上柱將錢點出。翟人良說道：我們街上銀子，每月每月加三，拿算盤一算，五個月外加利十五兩，共銀二十五兩，合錢四十五千文。陳上柱道：你叫我幫換銀子，如何與我算利得？翟人良道：放屁，誰拿錢與你空使？兩人吵鬧，憑人講理。陳上柱本拿過翟姓銀十兩，斷他賠錢可憐，又無現錢提出還點，又欠點所欠的，又加利錢未上兩年，足足將五十石谷子田地賣完，尚未還清。陳上柱氣不過，自縊而死。妻子出嫁，兒子討口。翟人良自陳姓死日，所生一子，取名財喜，長到八歲，常在翟人良懷中作頑。那日財喜拿一把

弔刀爬上父懷父因酒醉睡濁財喜一弔刀按去腸肚齊流翟
妻來看丈夫已死大罵財喜財喜大聲說道我是陳上柱被你
十月銀子害得我妻離子散如今我仇已報大笑三聲而死翟
死之後亦如陳姓妻離子散這就是奪騙人錢惡報然有惡報
又有拾金不昧的好報說來列台聽聽江南陳翁家下寒苦幼
學皮匠與人補鞋營生常在大路立一草棚朝日在此補鞋那
日下了一陣細雨忽來一人釘鞋上釘子釘畢朝前而去陳翁
挑担回家覺得担子甚重回家把担放下來搜看見一搭連提
起陸續拿出足足六封銀子陳翁心中一想此是何人落的他
妻說道老者好時候今朝得手衆多銀子正是我們夫妻之福

陳翁道老媽子呀這銀是要不得的老媽道撿倒甚如買例如

何要不得陳翁道老媽你聽歌自古銀錢關性命不可苟取分

與文落銀不知名和姓說起落時好傷心誰叫他或是遠商靠

此本落了怎樣轉家門我使得手的想來想去心無定不是跳水

必懸繩或是幫人出外郡收討賬目在路程落銀雖是手不緊

回去怎樣對主人扣他工價又不請賠銀定拉賬一身一年辛

苦主扣盡妻兒子女活不成或欠官賬要得緊賣兒賣女償官

銀你我撿得到喜幸此人一定入幽冥與其得銀喪他命不如

還銀救他身雖然此時手內緊富貴必蔭與兒孫若得兒孫封

侯印何止所撿者點銀世上多少福享盡到頭還是一孤貧世

人休把心喪盡，要存好心為好人，即檢祖宗田千頃，誰個保得子而孫。陳翁說畢，陳老媽也歡喜還銀。到第二日，陳翁仍將銀子放在担內，挑在草棚，剛才放下，忽見一人慌慌忙忙問道：「皮匠師傅呀，我昨日在此錠鞋，落得三百銀子。」陳翁道：「是甚麼物件裝的銀子？」幾封，那人道：「是毛藍布的大搭連子內裝銀六封。」陳翁見說來相合，將銀還他，當拿兩錠謝陳翁。陳翁決意不受，此人回去，說與當舖老主人知之。那老主人說：「陳翁大有良心，即命掌櫃請來帮他掃地，每年議工錢十千文。」陳翁一到當舖，生意比平時高十倍。陳翁回去，那生意就少了一半。老主人出銀八千，命陳翁另外設當舖，賺錢同分。陳翁把當舖設一年，賺錢如水湧，久之，陳翁分夥，獨自開當舖，不上十年，所賺的錢，計其數，於是買了一二千谷子田，請些工人修造房屋，中堂請人寫一匾，那位先生使陳翁的，祥說他是皮匠，就擬「甲乙堂」三字，將匾豎起。眾人說：「此匾是譏誚你的。」那甲字如錐子，一般乙字如皮刀，一樣。陳翁道：「我本是皮匠，此匾恰恰合宜。」陳翁自此發財，無樣陰功不作。却說江南來一總督，善知地理，遂請各縣官員來省，言道：「江南如今不發科甲者，以其濠溝不通也。要通此濠溝，費用要銀十餘萬。」爾等回縣，各請殷實之家，募此銀。本縣回衙，請到陳翁，一力認承，合省沾光。濠溝不上半年，打通。纔用銀子五萬，又說陳翁兒子已滿四旬，無子，那晚他妻子忽

作一夢、夢見一人、金盔金甲、紅眉青臉、左手執筆、右手拿三頂烏紗帽、在房中跳躡躡脚、跳了一陣、連連吊下三頂紗帽、霞光繞繞而去、醒來說知丈夫、丈夫道、你今年謹防打擺子、凡打擺子的人有五鬼、一個手拿扇子、一個手拿火筒、一個手拿金鋼鑽、你看那個跳躡躡脚的就是那拿金鋼鑽鑽腦殼的罷、却不知是魁神下降、自夢之後、身懷有孕、一歲一個、連生三個兒子、每逢甲乙年、必要中舉、長子中第三名探花、二子三子俱殿翰林、探花號鍾溪、來放四川學院時、陳翁由親見之、可見克取人財、得殺身之禍、拾金不昧、以三百銀子買了百萬家財、又得三

孫翰林、世世顯達、豈不美哉、世人要學陳翁、切莫學尖箕盤、

金紫人

人生最苦之事、莫如賣身、然賣身葬父、其孝亦至大矣、見之者憐其苦、重其孝、而又不惜金帛、完全其事、其功何大、天猶不與貴子而使之絕嗣焉、則謂天無靈矣、天豈無靈乎、亦愁人心不作好事耳、列台不信、待在下說一個買妾還女、扶櫬歸葬、後得貴子的好報、此案出在貴州、有一牙校官、姓時、名大振、娶妻齊氏、年約六十、尚無生育、因齊氏早死、繼娶吳氏、年約四十八歲、偶得枯病、自知無兒、正值丈夫奉差提案到都、吳氏煮酒餞行、把酒擺齊夫婦同飲、吳氏拿銀四錠、放在丈夫面前、大振道、我囊尚有餘金、妻子所積、拿去私藏可也、吳氏道、丈夫呀、此銀非

湊丈夫盤費是妻子要買一件要緊東西大振道妻子要買何物快快說來吳氏道丈夫要問請聽奴想丈夫身當牙校受了朝廷的爵位皆由祖宗廣積陰德故使你得功名如今六十餘年身無兒媳自古道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妻身得病如同廢人今故拿銀四錠夫入都中買一良家女子以延後嗣這是妻子區區之意望夫以妻言為念不可遲延遲延則年老精枯無望矣大振道賢妻之意固美比那世上愚蠢婦人寧肯無子不許男人娶妾到百年之後墳生青草身作孤魂者要高過萬倍但是我無兒子皆由我無德自古求子在心不在娶妾若娶妾即可以望兒則有錢之家不絕後嗣何以朱門大戶終以假子承接宗支乎吳氏道雖是如此丈夫何妨娶妾而加以積德則種子有地不若妻為廢人之無望也丈夫休執迷不悟可耳大振道既是如此到都中急覓良女以為後嗣計晚景休言第二日大振乘轎赴都也不免受此風塵勞碌按下不提却說昔年鄭州州官姓俞名心廣娶妻周氏是個兩榜進士出身由縣陞州膝下無子只生一女名淑蘭生得秀媚聰明隨父在任那俞心廣是個寒士出身居官清正從不受民間銀錢正所謂兩袖清風囊無餘剩不意修短有數竟得不起之疾臨危之時喚妻女到牀前流淚吩咐道我一生貧苦只想為官就好了誰知得此冤病如我一死丟得你娘母無親可依無家可奔少不得為奴

作賤是我之罪，但我死之後，你母女須扶柩回家，休得在此久住。古語云：人離鄉賤，說到此處，不覺傷傷，心裏哭了一陣，又扯着女兒道：兒呀，你未曾投得好老子，不能使你有家，我縱死我，都是不甘心的話，畢遂仰面而逝。可憐娘母哭死哭活，幸得同僚幫湊，衣衾棺槨到也，豐厚七七滿了，將棺停在衙左，奈無銀錢扶棺歸里，遲之數年，淑蘭身長十七，與母朝日紡績營生。那日淑蘭哭道：媽呀，爹爹臨終吩咐休得在此久居，定要扶棺歸里，今已數年，奈手無半文，不免將女兒出賣，以好扶棺歸家。娘道：兒呀，我家隔此千里之遙，娘母失散，何處相會？女道：媽呀，你老人家當女兒死了一樣，母親扶柩歸家，看家門有兄弟，抱一個也好接爹。宗支如久居此處，終無出頭之日了。三言四語，周氏無言，淑蘭頭插草票，沿街叫賣。恰遇時大振見之，問其何以賣身。淑蘭含糊應之，說成銀一百。第二日將銀過了，来接此女。那娘一手扯着女兒，大哭一場，聽者無不下淚。歌一見女兒，要離娘，眼淚汪汪，痛斷腸兒呀。你到賣身把父葬，丟得你娘沒下場。自從你爹把命喪，娘母紡績過時光，但把飲食想一想，那有一頓得充腸，每頓兒吃半碗上，假意說飽走一傍，每頓勸飯把娘養，生怕餓壞兒的娘兒呀。時見我兒心寬放，夜來有人嘆家常，兒今賣身向何往，丟得為娘心內慌。見兒車子和牀帳，猶如亂箭穿心旁，雖說扶柩朝家往，與女相隔天一左，千里條條

無來往，要會除非夢一場。見呀，要喪娘母一齊喪，死去同訴五閻王。再會你父把苦講，看他心內傷不傷。哭畢，淑蘭勸道：「媽呀，兒賣別人有銀一百，可以扶柩回家。如你女婿賢娘，又叫他來迎接母親，如不賢良，娘亦休欠罷女兒。言此不覺雙淚俱垂。只見娘母哭到天明，却說時大振將此女接回宮館，舉目偷看頭頂素絲，遂問你這女子不像下賤之人，你頭頂素絲，珠淚常吊，是何緣故？淑蘭哭訴道：「歌老爺若要問小女說分明，我父非愚蠢，他是進士身，由縣作州郡，母是誥夫人，你是千金小姐，如何賣身，因父得了病，一命入幽冥，幸得同僚贈棺槨，亦豐盈。父囑要歸郡，扶柩轉回程，因為無銀剩，又無兄弟親，方子也想盡着得賣其也。」

老爺須憐憫，奴知報大恩。時大振聞言，說道：「聞你之言，你乃是一孝女，我焉敢玷辱不成嗎？小姐不必悲啼，你父有我一方扶柩而歸，但是一路之上，男女授受不親，者又如何是好？淑蘭聞言，倒身下拜，認為義父。大振先將母女接回衙門，就在郡下看一吉地，安葬俞老爺，立下碑石，上書清故清官奉政大夫俞心廣之墓。却說大振有一故交洪文盛，乃是一個舉人，單生一子洪開甲，年方十七，因父亡故，來投大振，在衙攻書。大振自都回衙，妻子叫他納淑蘭為妾，此女有孝有德，必生貴男。大振道：「我已拜為義女，你遂打點粧奩，吾有區處，擇了吉日，鼓樂喧天，衆官來賀也。只說牙校時，老爺納妾，客齊之候，時大振說道：「從

前鄭州老爺俞心廣死後有女淑蘭賣身葬父吾拙荆囑吾買妾端端買得此女吾不敢以州吏之女為妾然而女大當笄我故友洪舉人之子開甲可配此女於是雙雙拜禮天地成就了夫婦衆人無不稱其盛德自擇配此女那一晚上大振忽得一夢夢見一個穿綠袍的一個穿紅袍的護送一乘車子內坐一個紫金童兒來到時大振堂中那穿綠袍的說吾乃俞心廣因我為官清正封為都城隍承君賜以佳城又賜佳壻吾奏聞上帝賜君一子以光大門戶穿紅袍的道吾是爾故友洪文盛因我在生忠直封為判官之職又承賜我以媳我亦奏聞上帝加福加祿言罷忽然不見到第二日對妻言及夫婦所夢皆同吳氏從此喜吃酸甜十月滿了生下一子取名邦美生得眉清目秀長到十六中了狀元官至尚書一品子孫昌盛無比若說到官至州椽死而無銀安葬真清官也欲買妾求子見州椽之女賣身葬父而明其故一力承葬而又以此女擇配良人真仁人之心也則狀元生其家宰相出其門其宜矣哉又誰說六十歲的老者不能有兒四十八歲的老媽不能產子乎

狐裘裏婦

世間首惡是一個淫字人人都曉得犯不得然一見飛花綴柳之形每每不顧生死都去蹈此大惡者何哉蓋以平時無絕欲之功所以入日時無定力也誰知一犯此惡多少功名富貴皆

被喪失喪失己身之富貴功名猶可說也而且絕子滅孫豈不以一淫字而絕祖宗之禋祀乎其罪又何大乎吾於此說一個眼時的淫惡之報與列台聽聽雲谷鄉有一人姓李名華生來儒雅風流因他爹娘不教他讀書一味溺愛慣了平素所以愛貪花飲酒所嫖的婦人也多不可枚舉却說那挨近有一節婦十八歲守節實出真心他不惟不知保節反百計引誘東引西引總不到手有一日節婦娘屋來接他回去節婦的哥子先行節婦在後者李生知他回去要走雞罩山過此山渺無人烟李生先伏於此見節婦一來李生扯着衣裳百般調戲節婦不從李生竟估姦而去節婦失羞自縊於山下那哥子見其妹未來轉來一看色已經縊死不知何故忙到他婆家說知只說遇邪縊死遂備辦棺木安埋剛埋之時忽見雷電交作霹靂一聲震動山岳只見黑烟之中抓來一人跪在坟前左手拿着陽物俯伏如謝罪狀十數人扯不起來謝雷之後仍然不起地隣見此奇事驚官看驗見李華跪在坟前情形色想到此女自縊情事官在公棹想來想去即斬李姓與此女豎牌方太爺願即行文入京此尸方能扯起安埋後連被雷神抓出三次後李生之妻亦被人估姦子孫絕滅無遺此個報應人人吐舌個個寒心然淫有淫報見色不淫者豈無善報乎在下又說一善報以証之李登雲先生江南名士也平素苦讀詩書功名未成遊學四方酷

愛山水。那年二月初旬，遊學大脚山，有一廟內塑文昌帝君，取
為文昌宮。山環水抱，綠竹青松，溪水灑洄，其實幽雅。兼之左廊
一帶亮格推窗，真神仙境界也。李登雲讀書其中，意亦甚得。却
說側近有一大家姓洪，生一女子名雅秀，人才如西施，姿似年
已及笄。因於二月十九觀音會來廟燒香，見得登雲先生，生得
雅致。此女時動秋波，斜斜睨視。登雲先生見此情景，心亦微動。
那夜二更，忽來使女在左廊窗下敲門。登雲先生問是何人，女
使道：「我家姑娘雅秀，今日來廟羨慕先生，我家無人，命我來接
先生。姑娘在後門等你。」登雲先生果開後門，隨女使而來。剛到
下處，見一人身長一丈，恨了一聲，如雷微鳴之狀。登雲着了

一驚，心中想到萬惡淫為首五字，便却步不前。使女催促，登雲
來到後門，雅秀接見，歡笑異常。殷勤培至，登雲先生道：「小姐叫
我有何話說？」雅秀道：「年少之人相會，還有啥子說法？」登雲道：「小
姐坐下，聽我道來。」歌小姐姐你本是名門大族，要學那貞節女
不可糊塗。約人生在世誰論說是花花世各人有主是主子 假如你失了節，神人
我有妻譬如你也有丈夫。我那丈夫一時 假如你失了節，神人
共惡。只有你我曉得那裏有人 你我知天地曉，恐被神誅。你看那十二殿刑
法，淒楚姦淫輩死，陰曹大罪難除。大罪又受 女犯淫抱銅男
又放油煮。淫男子犯 男子漢抱銅女打入三途。假如起了淫 女回
心不犯淫，天神鼓舞。丈夫死能守節，子入皇都。死後到死後節

孝官由你居處生也好死也好何等安舒如男子能回心亦不
受苦本身榮子孫貴無意不如看起來天地間淫字如虎幸喜
得我和你尚未交汚 洪雅秀小姐聽了此番言語如夢初醒
便跪地下說道今夜非先生教訓幾入畜道李先生呀你當我
師尊一般我今夜狗彘之行望先生隱惡揚善登雲道這是自
然登雲說罷仍依原路而回到了十月收拾回家考試入了第
一名縣學第三年六月起程赴省科舉船到十字馬頭泊了登
雲在船窗看書將進二更忽見岸上失火光耀冲天延燒數戶
呼叫救火之聲不絕登雲來到船頭望火忽來一婦人赤身露
體斗放命而來跳上船舟登雲忙在箱中取狐裘套與那婦
遮身燈光之下看是雅秀小姐又恐船夫子汚他秉燭看書直
守到天明看此婦上岸去了然後開舟而去却說雅秀丈夫姓
張名卿雲亦是秀才天明火熄見雅秀穿一件狐裘套子回家
便大聲罵道你這賤婦遇火不在家中在那裏穿狐裘套來這
還了得我這頂舉人帽子不消去求你昨晚與我戴起了我今
下場忙迫不暇問你從來待我下場歸家此婦定要休趕出外
那哥子兄弟勸止各自下場去了又說李登雲連進三場文不
得意勉強候榜主司看文不佳剛欲去之只聽空中說道赤身
婦狐裘裏秉燭達旦君與我一連數次主司把登雲取中鹿鳴
宴中主司叫登雲上前問道李生在路途行得有甚麼好事

登雲道無有好事。主司道：你無有好事，吾閱爾文不佳，剛欲棄爾。卷于空中，就說赤身婦狐裘裹秉燭，達旦君與我之言呢。登雲忙說道：舉人來到十字馬頭岸上失火，來一婦人赤身露體，赫得慌忙上跳上船來。舉人忙取狐裘與之遮身，又恐船夫不良，舉人點燭看書，直等天明。此婦上岸，舉人方開船而行。主司誇其大德，那旁來一舉人跪下說道：承仁兄大德，吾名張卿雲，失火即吾妻也。主司及各官共相驚訝。卿雲之疑已釋，二人結為異姓弟兄，同入京都會試。同殿翰林李登雲無偶，何宰相以女妻之。官至國子監祭酒，生二子，亦由翰林官至大宗伯。至今科甲不絕，可見同一姓李也。李華以淫字喪身，又絕子孫，報亦慘矣。登雲幾乎失足，幸得回頭尚早，又勸雅秀守貞，連遇兩次不犯，所以身入翰林子孫榮貴。雅秀守貞，亦為翰林夫人，問爾世間的入，還是淫好嗎？不淫好呢。

曝衣樓

萬歷三年，長州一士人，姓韓名之理，娶妻胡氏。父母早喪，未有基業，止遺金二百，佃田耕種，用心狡猾，每歲收割，將好谷暗藏，凡生芽以及穀重者，留來搗之。主人尚不足意，或請人作說客，求讓如讓少了，就說此田難栽，退與主人另佃一處，生傷一處，衣食到也豐足。無奈人無良心，必遭天惡。那年秋收，騙得主人二十石谷子，見得價好，賣與側近吳元第，合錢五十八千文。

現過錢八千文，誰知吳元第將此谷運至仙掌場賣了，被販谷者滾騙，只得空手歸家，無錢交價，又被韓之理催討。他爹媽兄弟又苦苦埋怨，元第只得上場治酒一席，求韓之理寬待。韓之理決意不依，當將吳元第靠在店內。吳元第自知無路，自縊而亡。吳家以威逼報官，構訟三年，也算無傷，未能償命。而家中所餘概行用盡，外借人錢三百釧之理，當將穩金退回，除還人之外，尚剩金廿餘，且佃點旱田耕種。那坐處正臨小溪，連年用費不款，漸卜衣食缺少，真所謂孽錢歸孽路矣。那日坐在河灘，忽來一遺長，也在灘上歇上，與韓之理討火吃烟。那道人把韓之理相上一相，說道：你大爺相貌目下正是烏龜鑽炭碓背了，兩層黑壳時，韓之理道：道長呀，此還有改汲得道人道：你若改這也不難之理，道要怎麼改法？道長說：你聽歌，我看你陰隲文全然不現，你莫非喪良心，欺了上天。我看你帶鷹嘴，存心不善，必騙有別人家意外之錢，左眼黃，右眼青，斜露白胆，你平素多奸心，說話又甜，會想方會倒拐，又會打算，害得那別人家常叫可憐。你又還逼一人死得可慘，你又還騙人，谷估裁人田，因你罪如山頭到處擺滿，不久日到陰司，拔舌挖肝，你還想在陽間講能講幹，誰知要絕你子，斷你香烟。我勸你快回心，急急改變，或放生或補路，以贖前愆，功行滿自然的。天從人願，子而孫孫而子，福祿綿綿，說畢飄然而去。之理心想：這個道人如何知我所

行之事莫非是仙嗎。於是焚香改過，心想欲行好事，又無銀錢。每逢漲水之後，持一掃帚，遍河岸上，掃那些螺螄，下河雨後，天晴捉鋤，剷高填矮，除當途瓦石，剪礙道荆榛，足足行了八九年。所剷削的路也多，所救的螺螄也廣。那年妻子有孕臨產的時候，忽夢一隊道人，手執漁鼓，唱偈左邊，忽見雲氣騰騰，玉笛嫋嫋，吹得不駐，一時雲氣撒開，見得無數童兒，手執五色花旗，飄飄蕩蕩而來，中有一人，紫袍金帶，抱一金童，送與韓之理。道上帝念爾放生修路有功，賜爾一子，以接後嗣之理。再要問時，只聽震鼓如雷，一驚而醒，當說與妻知，所夢皆同。到那十月滿了，生此一子，又名世能，生得眉清目秀，之理雖窮，却自歡心，然自有此子之理，作事東謀西就，衣食無缺，因挨近許員外，修造花園，請之理與他掛數督功。夜來就在東廂安宿，此東廂外一個魚池，池上一樓，豎一金漆紅匾，大大寫「曝衣樓」三字，外種梧桐芭蕉，掩映其間，甚是幽雅。之理正在觀望，見樓窗開處，現一女子，美似西施，見了之理，秋波斜顧。之理見女風流，各自閉門而睡。睡到三更，忽有女子聲叫開門。之理肯說主人有事，把門打開，問道：「你是何人？」開門何事？那女子道：「先生在樓下觀望，那女是我主婦，乃主人之長子婦也。因大相公死了，在此守節，見你人品儒雅，持叫我来，請你上樓相會。你自不少銀錢，列台，你想又有美色，又有銀錢，若無慧力，豈不入羅刹鬼國中耶？」之理却有

慧力不為財色所動遂大聲吟詩一首曝衣樓似曝衣樓人生切莫好風派敗人名節天神怒罪受陰司恐不休吟畢樓上女子叫道彩鳳了環休叫先生先生一詩奴已領教多矣須囑先生勿對人言了環去了之理假昧昧中忽見鬼神手執玉管羊毫在三歲孩兒世能頭上點了幾吓香風旋繞而去之理醒來猜疑不定到第二日假意托故告辭主人回家苦耕苦種衣食道不耽心自世能長到六歲送他讀書聰明過人十三歲入學十五歲中舉十七歲上京會試三場已滿聖上龍牀睡下忽得一夢夢彩旗一面上寫曝衣樓三字左邊一神答曰可中狀元又一神曰要辨得清除非風吹不响鈴兒草也聖上第二日焚香告天狀元為有德子居之拈三本卷子起來寫了第二第三拆第一卷視之乃韓世能也眾進士見他年少又見本卷不佳奏聞聖上還要面試聖上準旨再試世能聞之心內皇皇夜坐窗下忽一人敲窗而言曰雨打無聲鼓子花連說三次而去第二日面試金殿聖上出一對正是風吹不响鈴兒草世能即對雨打無聲鼓子花眾皆不能對即點韓世能為狀元聖上問道你家有曝衣樓否狀元答道不知帝命打馬遊街之後回鄉祭祖將曝衣樓三字問他父親之理道此父十二年前事也誰知竟為神明所償乎倘之理以從前佃田騙租之心子孫且不可得而況狀元乎以騙租之心轉而為放生修路之心則不惟有

子而且得貴子可見人有過貴改心一改過彌天之罪亦可免矣人何憚而不改過哉

神送三元

夫婦原有配合三生注定絲蘿千里姻緣說合各有所配無訛休因色美所奪不顧喪德多多鑽穴踰牆可惡婦女失節堪歌有等把命誅脫慚作花燭嬌娥有被丈夫結果冤魂泣似滂沱一命償命不錯同死質對閻羅既把人身搞落難免先下油鍋喪人名節不可成人夫婦如何子孫蟬聯中高科方知報應不錯此言淫人妻女是有惡報不可因一時之歡而喪終身之德

而能成人夫婦者則善報又當何如列台雅靜聽在下把眼前的現眼報應緩緩說來昔有馮姓名大志者家中富足他父親在日極愛讀書因馮大志聰明好學接個老師在家中教他隣里因老師是個秀才善於訓人子弟側近有一魏生年方十一生得一表人材也來從教那魏生去來要從雲家門口過那雲家是個單地戶雲大娘所生一女美貌過人雲大爺常出外生理單留雲大娘娘母在家魏生去來稔熟就與雲女私通不覺有孕在身雲大爺回來私自看在眼裏又見魏生去來與女交頭接耳心中愧忿欲死日夜責備妻子不謹閨門妻子將女兒拷問女兒不認雲大爺時聽別人言語羞辱不堪無面出門想

去想来把他女兒無奈將索捆了把春粃杠在肚子上力撼一撼上去血從口出一撼下來血從下流那女嗥叫救命無人來救大吼一聲而死雲大娘愛女如命一見女死也自縊而亡却說魏生那晚在學堂寫字忽然在窗子前噴了一聲那血直噴到棹上魏生還在說笑那個屠戶與我送猪望子來要多錢一盆只聽那冤鬼說你害了我我來要命魏生道我不算命你是何人敢在此放肆鬼道我是雲女因與你有私父親知覺用苦刑將我置死我母因我死亦死你直害死我娘母二人我娘母哭訴閻王閻王開簿一看說爾前生頗有善行今生應由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因我娘母死於非命許我活捉生魂在陰曹對審魏生答道雖是我一念之差亦是你眉來眼去之過鬼說問話休講掣入陰司你抱銅女我抱銅男兩所不免我特來報信與爾我母與同惡鬼少時即到你命休矣說畢魏生聽得門外忽叫一聲只覺陰風慘慘霎時魏生嗥叫一聲倒在地下老師聞之點燈一照只見口吐鮮血忙命火房扶起魏生哭泣道我不該淫人室女老師問道你淫誰人之女魏生將所淫之事以及冤鬼索命情由一一訴出老師急命火房叫乘轎子將魏生送回他的家下一雙爹媽見兒這般情形問其來由魏生將淫人女子之事說畢看倒爹媽哭泣一場而死那此學生見此情形個個怕在學堂居住東一個西一個也就散了馮大志從此

棄了詩書去作生理每逢路上遇了美貌婦人心一動時就想起魏生報應之事連頭都不敢亂掉眼也不敢亂瞧春秋易遇父母雙亡屈指算來整整五十餘歲妻子薛氏已滿四十八九那夜夫婦間談說到兒女之事好似雪札雕弓冷了勁了薛氏妻子見他丈夫沉吟不語暗彈珠淚也就勸道丈夫呀妻子年老無有生育你這家財交付何人不如趁你五十筋力未衰娶一個妾來生育不遲馮大志道賢妻之意固美但是人生無兒皆因前世未修今生無德若要求兒須積陰德未可恃其娶妾之言妻道丈夫呀德也宜修妾也宜娶何不而事兼行大志道賢妻之言雖美待我選一淑女再娶不遲却說馮大志那年出門生理走到京師與店主談及娶妾一事店主入說道事怕逗頭我們挨近麻雀衙有一少婦林氏正要出嫁店主為媒說合財禮銀一百兩將銀遇交佃了一間房子將此婦接過門來合鬻之後不言不笑珠淚長垂大志問道我娶你為妾望生兒子必不刻薄松你為何哭泣不止但見那林氏跪地哭道歌我非好賤來出嫁為救丈夫轉回家你丈夫犯何法因把官銀來欠下欠好一百銀子足不差丈夫鎖押在監卡朝日哭啼淚爬沙未無好人親戚貧窮如叫丐那有銀錢來救他無人救未必奴想打救別無法將身出賣別人家你出嫁丈夫知否那日對夫說此話你肯嗎又珠淚滾滾看奴家看你又說他說兒小女未大怎丟半歲

嫩娃哇

娃哇豈不是在吃團嗎離娘一刻聲哭啞昨夜你來抱與隔壁

媽媽

沒得錢五兩紋銀湊官價妻離子散隔天涯家中豈不還有

公婆雙白髮聲聲哭的是冤家我剛拜別離家下公婆氣死在

黃沙今夜妾心如刀刮欠兒欠女欠爹媽相公問奴敢答話還

望恕罪女兒家馮大志聞聽此言也拭一場眼淚速說道林

氏大嫂你滿腹衷情句句慟人肺腑我即無兒能肯絕後不敢

辱及賢德之婦你且放心明日備轎送你回去夫婦團圓今夜

你將門閉上我仍到店房安宿去了到了第二早起就對店主

人說其此婦之苦決意退還不惟前銀不要外給銀一百兩拿

與他夫妻以作生理速備轎子送此婦回去此婦臨行拜

高地厚之恩回到家中參拜公婆那公婆問道兒呀你如何又

得歸家林氏將大志厚德說明又見丈夫色回急稱五兩銀子

把兒贖回一家團圓口稱大志大德天天夫妻對天說道願我

恩人早生貴子不題單言大志收完賬目回家他妻子問他娶

妾之事他從頭說明妻子說丈夫呀你能存此好心何患無子

那夫妻睡到三更夢見天神數十打一面大旗上寫還妻美報

四大金字後面彩旗百面擁着一頂青紗大轎內坐一位紫袍

金冠童子笙簫鼓樂直送到大志房中不見夫妻醒來所夢皆

同從此妻遂有孕十月滿了生下一子異香滿室取名馮京十

二歲上入學十四歲中解元十六歲中會元十七歲中狀元官

至吏部天官大冢宰夫婦俱受一品之封子孫科甲不絕可見魏生犯淫去了一個進士丟了一條性命連子孫都絕了馮大志娶妾還妻命中無子天且與以貴子連中三元連子子孫孫的門閥都光大起來了一善一惡報應分明獨怪今人總不求子孫發達而獨使子孫絕在一個淫字上何其蠢哉

催魂扇

勸世人戒口過不可隨口糊亂說有一等口亂說某人妻子偷那個一句話不謹覺把人性命來誅脫死陰司從實說閻王定把舌頭割滅子孫由口過一言惹出終身禍人之身易墜落何不多把口德作昔一人名張博從不把人醜事說是格言仔細說勸人行善莫行惡聽子弟把淫說厲言吼駐不準說若親朋道淫說低聲勸誠止口過後三子入內閣陸續來把宰相作他死後冥王樂為神天上甚快活這就是戒口過子孫都有好下落有一等愛亂說一言把人性命奪此案出在西川夔州府城內此人姓常名大志幼讀儒書姿性聰明平素為人坦白無私十七歲時讀書古佛寺外有一戶人姓名明名之理所生一女秀妹妖嬈美麗見者無不稱美此女見大志生得儒雅每每勾挑大志以正色拒之那夜三更此女來敲大志書窗大志訓以貞烈二字閉門不納真當世之魯仲連也大志見得此風不好負笈而歸第二年科場大志得中解元進京赴試得中進士榜

下即用知縣治政有聲擢陞廣東知府告老歸家寶物甚多親朋無不欣羨又說膝下三子大子次子俱已補廩捐教出闕惟三子常貞年方十七聰明過人無人不以大器期之那日舅爺生期大志命常貞拜祝他舅爺姓陸名連所生一女卯姑人材娟娟見得常貞表弟一柄白扇牙骨為骨絹紙為葉上畫人物甚是精工卯姑與常貞表弟索之常貞欣然與之卯姑歡喜非常如得異寶常珍藏之那年卯姑出嫁在米文貴之子米卿星為妻米卿星在書房回家正見妻子扇一柄白扇接過來看乃是一絹紙白扇上畫春宮一軸米卿星問道賢妻呀此扇還是自己買的呢還是別人送的卯姑道乃是表弟常貞在他爹爹任上帶回送我的米卿星大怒道你在家定與你表弟有私他才送你春宮扇子以為兩情相愛之意如若無私怎麼送你此扇你賤人好好從實說來卯姑道本無此事心中不服彼此吵鬧當被卿星扭着毛撮拳打腳踢卯姑道丈夫呀此扇本是他送我的並無甚麼姦情如有姦情天誅地滅米卿星道依你說無姦情如何春宮扇子你都要他的呢卯姑道孀不知啥子是春宮扇如知是春宮扇子我又肯要嗎米卿星見他說得有理也就駐了手脚未打心中總是疑惑不定想道我有一朋友李芳與常貞交好不如使李芳去叨話常貞看與吾妻有姦無姦便知下落那日對李芳說明此事李芳果去城內會倒常貞在

店內吃酒講了一陣書理文章，又談一陣風流之事，真真相好。莫逆傾心到胆，說盡肺腑之言。那李芳假意問道：常貞兄，你送得你表姐一柄春宮扇，常貞道：你如何知道？李芳又問你兩人怕有情弊，常貞又隨口答道：你如何曉得？誰知答者無心聽者有意。李芳辭別常貞回家，就對米卿星說知。米卿星大怒道：這個賤婦，真敗門風。我不處死他，何以為人？回到家中，朝日不罵，即打。卯姑受氣不過，將白扇拿出，大哭道：白扇呀，白扇呀！我從前見你製得精好，愛你如寶，誰知你就是一柄催魂扇也。我今日失悔當初不該要你呀！大放聲大哭一場，自縊而死。曉不得投遞後家安埋，自埋之後，冤魂哭訴閻王。閻王許卯姑報冤。

那魂魄飄飄蕩蕩來在常貞家中，正遇常貞出門去了。那冤魂又尋到城外十里有座腰店，叫步雲橋。常貞正泡一碗茶在吃，忽見兩個蒼蠅相打，打來打去，正落在茶中。常貞埋頭一哈，竟哈入喉中。常貞連哈茶一口吞入腹內，只說小小蒼蠅吞入無妨。誰知吞入腹中，如碗大一沓，隔在心口上，甚不安逸。忙回家中，睡在牀上，腹痛不堪，痛得常貞呼爺呼娘。他爹媽不知得何病症，到晚那蒼蠅在常貞腹內說起話來，不歇冤魂在腹把話問。哎，約，你是何鬼呀？是表兄弟，且聽分明。你叫我表兄弟，我們都是親戚。我慶。你父是我父是你舅爺。我在舅爺面前無過嗎？因為你拿扇一柄，葉上畫工果愛人。哦，你是表姐，此扇我也送你去了。奴與你要你就肯拿來，姐當

寶和珍本是好扇此處因為今年熱得很暗拿此扇在房門天熱

誰個不用夫君一見把奴問送你扇子是何人你也就說我無妨奴言表

弟夫心怒疑奴與你有私情我與你有私情呢奴說無情他不信就說

春宮扇為憑有春宮本當下把奴打一頓奴才跪地把誓盟暗過

該不盟遇誓來他信我夫終是抱疑心如何疑暗使李芳把

你問你又不把好話明些甚麼一言把我喪了命奴才告與十

閻君好悔許我冤魂來索命可惜一步好功名我有那步他說

十九該上進必中探花第三名因為你的口不穩一言削盡壽

與名我失悔好奴還要追你性命同在陰司對閻君表姐呀也還

還要若要使奴饒性命除非使奴再還魂常貞遂將表姐

言對他爹媽說知齋戒沐浴設下乩盤叩請神仙只聞香風四

散沙盤寫出七曲文昌到作詩一首扇買春宮太不情送來女

手豈無心一言喪命終身辱問爾何顏對女魂止常貞與他爹

娘跪在壇下無過不悔乩筆肅然不動足足守着哭了半夜文

昌帝君乩筆才動又作詩一首若要命長在須將 聖諭宣

千台度女鬼魂魄自無言去常貞到二日就在川主廟設台宣

講眼睛一黑又被女鬼抓下台來如此十餘次常貞就跪地宣

講那表姐自依身傍跪聽到第二日常貞又講那表姐相隔愈

遠講到十日那表姐也不見了至今每逢宣講常貞登台先講

此案然後才講王章可見人生口過不非常敗人名節必遭殃

常貞生是探花命一言喪盡傷不傷奉勸世人嘴要穩多積口
德達上蒼自使兒孫登虎榜何愁福祿不綿長

悞結冤

人生世上總要結善緣休結仇恨苟結仇恨於今生有報之來
生者有今生現報者或殺報或病報或毒報或明報或暗報種
種惡報難以枚舉至有因前生一言今生亦報者如空谷禪師
命二徒下山募緣正值六月炎天口渴思飲來至途中見一園
西瓜忙呼那看西瓜的人說道我二人口渴得緊把你那西瓜
賣一個與我我多給你幾文錢此是好話嗎那看西瓜的說道
你兩個小禿驢都想吃西瓜嗎老子就亂賣也不賣與你吃况

且你也不是吃瓜的人這兩個和尚說道賣不賣弄了那有許
多說法那賣瓜的去了兩個和尚莫趣坐在坡上歇涼又來一
人買瓜那賣瓜的即剖一個大瓜與他吃又送一個與他那人
要開錢賣瓜的分文不取還送他到坡下依依不捨兩個和尚
隨下坡來問那人與賣瓜的有親無親那人道不惟無親而且
從不識認二位和尚回廟就將此事問空谷禪師那禪師凝神
一會說道此賣瓜的前世是個罪人臨刑之時你二人說他該
殺他反目看爾如結重仇那送瓜的人見他臨刑悽慘連說四
個可憐罪人間之垂淚哭泣所以今生見爾等如仇見彼如親
可見一言之仇都要報過的豈殺人一命有不報之乎無論人

之仇不宜結就是禽獸之仇亦不可結說到此處聽我說一個
候結冤仇三世暗報未曾驚過官長的奇處與列台聽聽此人
姓華名國舉是個秀才讀書 闕帝廟那和尚淨法喂一黑犬
白項性極乖巧和尚常珍愛之有一日華國舉稱野猪肉一斤
掛在廚房墜落在地下那犬啣出嚼食國舉看見此犬嚼食野
猪肉心中大怒撻了一根木棒去打此犬犬亦流淚望着和尚
和尚看見忙跪地代犬求饒說道歌阿彌陀佛念一聲老爺息
怒聽分明此犬悞犯老爺令老爺饒他一時辰念他看家最驚
醒朝睡夜走衛主人不使賊子把廟近齊家睡倒也安寧老爺
饒得此犬命吃你東西我應承小僧跪地心不忍還望老爺開

大恩 說畢國舉氣昂昂的回到書房暗想此犬到也可惡你
要吃我的東西我總要你的狗命那日趕場又稱肉一斤是那
火房大意悞墜地下又被此犬啣去國舉暗地買付毒藥藏在
粃內假意落在天井此犬悞食而死和尚心雖明白不敢顯言
在國舉以為一犬之命死有何傷却說此犬死去哭訴閻王命
鬼卒把狗皮剝了使投人身投在本城熊太醫為兒太醫年老
得子鍾愛之極與他取個乳名叫花頸狗長到八歲在學堂讀
書華國舉得一枯病請熊先生診脉吃藥一日華秀才來在藥
舖拿藥吞花頸狗花頸狗就亂罵不休熊老先生嚷着花頸狗
足足哭得華秀才起身才駐了聲氣那日華秀才着人拿藥花

頸狗在學堂回來，看見父親在稱藥，花頸狗在乳鉢頭抓一撮，砒霜丟在華秀才藥內。熊先生未曾謹覺，也就把藥湯起付去。華秀才那晚吃了，當即嗚呼。家人以為病久該死，也就安埋。却說花頸狗長到九歲，偶得一病，臨死之時，說道：「我是閻帝廟僧人所喂之狗，誤食華秀才的野豬肉，暗將毒藥毒我。那日華秀才拿藥，我又以毒藥毒他，我仇已報，死無恨矣。」大笑而逝。又說那花頸狗死去，投在許家，取名蠻子。下苦營生，華秀才投在趙員外家，下為子，取名登壽。成人之日，惜了一園好花草，梅蘭菊竹，異樣名花，無所不有。但此園從不許人入內。那日茅屋滿了，叫許蠻子來挑，正走花台土過，趙登壽大怒，上前一掀，許蠻子滾下台去，不見出氣。用手抹時，已經死了。趙登壽暗拖出後門，河下丟了，連糞桶與人沖下灘去。許家以為失足下河淹死，也就安埋。誰知許蠻子死去，投與登壽姪兒為子，名文科。登壽壽滿了五十，在花園看花，文科在花園趕鴿子，誤飛一石，端端打中登壽而死。文科假意不知，家人去看，又無傷痕，拾回安埋。不提文科亦到十二歲而死。死時說道：「我與登壽三世冤仇，不知何日得了，二人死在陰司，同訴閻羅。閻羅查其冤冤相報，已歷三世。當對判官說道：『歌休結冤，冤冤相報，苦相纏，你不報我，我報你，愈報愈深。到何年，此件事兒誰得解？』只可抬頭問青天，青天不管冤仇事，靜中暗笑口無言。古言無仇冤莫結，世

人何苦要結冤。說畢判官曰：冥主何不代為之。解閻王沉思半晌，說道：趙登壽你為毒狗起，冤報三世。爾願解否？登壽道：願解。冥王將登壽發與施家為子，取名尚將。文科發與章文耀為子，取名成榮。施尚所生一女，名陰秀，人品端好，放與章文耀之子成榮為妻。自從那年把女嫁過章門，少不得接女婿回門。丈人也見不得女婿，女婿也見不得丈人。那三節兩生，翁婿從不通一言，至到女婿被近隣命案誣扳入監，受盡苦楚。施尚不惜良藥救他出來，從此丈婿始通言笑。如此說來，豈世間丈婿不和，皆有冤仇耶？不然，以女妻之，而反存心恨之乎？世之無仇於人者，切不可結仇，以免冤之相報可也。

謀妻賠妹

宜昌封可亭宦家後也。幼讀儒書，通曉夫義。後因運氣不來，家業彫零，老妻梅氏一死，只剩一子官兒，娶一房妻室，乃先年林

狀元孫女生來姿質最美，性情和雅。自過門來，孝事公婆，尊敬丈夫。可亭家雖窮困，得此子孝媳賢，好不得意。一日清明節到，可亭備辦香燭紙錢，命官兒帶領媳婦到萬花村前拜掃。墳塋等他，知道祖宗所在，官兒領了父命，與妻林氏緩緩來到萬花村前，拜了坟墓，散步而歸。走到一里之遙，正遇拜掃之人來來往往，好不熱鬧。其中單表一人，姓單名武，他父單從虎曾作提督之職，老死回鄉，單武披着父親的老虎皮，上交官長，下壓鄉隣，貪財好色，喪盡天良。那日正遇他拜掃歸家，打馬鞭觀花，尋柳揚揚得意，走到萬花橋頭，偶見林氏月貌花容，難拴心猿，意馬。單武勒着繮繩，跟隨後面，欲窮林氏所居，不知不覺早到封

家門首官兜夫妻入門不提却說單武想到我的妻妾八人都
是用銀買的却無一個稱心如何山村野徑之中出了這女子
如花似玉年紀不過與我妹子春英上下不知究竟是何人之
妻也勒轉馬頭正遇一老農在田犁牛單武近前問道對門這
戶茅房是何人所居老農答道此是封可亭封大爺所居他祖
父是個兩榜進士作到知府單武道他如今光景如何老農道
粗衣淡飯可以過日單武心想家既貧寒此婦或可以謀得到
手於是打馬歸家到第二日着人去請手下瓜牙色得來府設
以厚筵款待包得說道公子有何好事呼喚小人單武道我昨
日在萬花村前見一美婦乃是封可亭的媳婦我欲請你作媒
包得道他是有夫之婦焉肯出嫁嗎單武道他家貧寒你去多
說幾百銀子他見銀多無有不肯你須善為說辭如事成之後
我謝你媒銀五十兩色得道我受公子大恩即赴湯蹈火亦所
不辭但此事成與不成尚不可料如其不成公子休得惹氣單
武道這個自然色得領了公子之命果於第二日來到封家可
亭心想此人素行不法來我家何事烟茶已畢可亭道色大爺
從不動步何事降臨色得恭身說道我家單公子昨日曾見你
家媳婦心中羨慕特遣我來作媒封大爺你如喜歡我色你發
個大財可亭是個有骨氣的一聽此言便大聲嗔罵色得一頓
色得抱頭鼠竄而歸單武接着問道此事如何色得道如何如

何罵我實多，便將所罵言語對單武說明。單武道：如此不受抬舉，待我叫齊家丁去搶他回來。色得道使不得估搶民妻，就是從前宋王的兄弟，都被我門色家文正公的銅札札死，不如另想一計。單武道：將安出色得道。如今王夫人被盜，公子可喚捕差來府給他幾兩銀子，叫盜扳官兒在案，黑辦死了林氏無夫，定要出嫁。那時公子去說，豈有不成之理。單武道：此計甚妙，可值一百銀子。色得道還要添點才夠本錢。於是單武叫來捕差，依計而行。捕差那日獲了一盜，教他口供，果到太爺台前，咬着封官兒同偷太爺出籤，將封官兒捉回本縣。太爺坐堂大聲吼道：封官兒如何作盜？官兒道：我祖父尚為知府，我是宦家之

裔，清白傳家，焉有作盜之理。太爺見他不認，加以大刑。官兒勉強招下，丟入禁監。可亭聽得兒子丟監，不知何故，哭哭啼啼，來到監門，幸遇老爺在彼，可亭懇進監，父子抱頭大哭。可亭道：兒呀，你暫住監中，待老子與你想方救兒出來。可亭出監回家，剛才坐下，又見色得笑嘻嘻進來說道：封太爺，你如肯將你媳婦放與單公子，與你財禮銀三百，我叫公子寫張片子進城，官兒霎時可出監門。一起兩得好嗎？不好可亭於此絕知，其中奸謀，又大罵色得，暨單公子一番。色得道：我已盡情兩次，如再執迷，公子明日領齊家丁來把你媳婦搶去，你人財兩空。那時悔之已晚，可亭聽得當時昏死在地。色得見此情景，暗地而回，可憐

林氏呼醒公公，跪地大哭。公公不必心內焦，兒媳言語說根苗，因為那日清明到，到處坟上把紙燒。公公命兒去拜掃，隨帶媳婦上坟色。這是人子當盡道，拜掃坟兒轉故郊。大路之上，人擾擾後跟一個燕兒毛，口口把奴來戲笑。奴心不喜，縐眉毛天殺孽障全無道，要娶為媳結鴛姣。公公聽說便氣倒，辱罵公子哭豪吽，又教賊子把夫咬，丟在監房受煎熬。不依你兒也不好，定在監中把命拋。不如將媳權許倒，等他接去結鴛姣。銀子三百你收倒，又叫放夫轉故郊。媳在他家自有道，萬事周全赴陰曹。我向閻王把狀告，使他全家把瘟遭。你兒回家團圓了，與我再娶美娥嬌。如依媳婦良方妙，不然恐無好下梢。可亭聽得

媳婦之言，大哭不已。恰好來了一個好打不平的姓薛名此淵，生得眉清目秀，勇力過人。因遠處探親，走到封家門首，耳聽哭泣之聲，即叫開門。可亭肯說是單家來搶人，閉門問道：「你是何人？」如來搶人，我這老命交代於你。此淵答道：「我姓薛，你的冤情我也聽清。我來救你，可亭開門迎入。前後說明，此淵道：『你即速將你媳婦送回娘家，又將你媳婦顏色衣服留下幾件。』」在端公家中，借付綱子待我男粧女扮着人去單家，說要三百銀子。又要放你兒歸家，人才上轎。如果事事依允，等他來接個野老公回去。可亭果依其言，着人與單公子說知。公子件件依允，到第二日色得為媒，將銀三百送到封家，只候官兒放回。此淵上轎

不一時官兒剛回家中，此淵急忙上轎，抬起就走。官兒扯着轎子大哭，哭聲妻子你漫走，細聽為夫說根由。此淵道：你自從那年辦過酒，夫妻和氣過春秋。此淵道：我兩個也只想夫妻長相就，一世同偕到百頭。此淵道：那個誰知單家巧計就謀我，妻子禮不周。儘他謀去，也是莫用。着着着着抬起走，妻子呀，此淵道：你將我怎不使夫淚長流。此淵道：然子可亭忙向前，扯着兒子伏夫，轎夫呀。耳說道：如此如此，官兒方知其中道理，隱笑而回。父子將田地佃了一同下河，直到林府去了。却說單武將薛此淵接去拜了堂，見得人才美貌，欣喜不盡，只想今夜成親，誰知忽來一道文，乃是那父故交現為將軍，那內面書信，即速叫單武到省。單武

吩咐香梅好生服事林娘，自單武去了。那此妻妾個個吃醋，含酸無人理。這林娘那晚，惟春英與林娘作伴，暗中成了夫婦。春英又暗地偷些銀子，夜深時分與薛此淵逃走，不知去向。單武回家叫道：一聲林娘，那些妻妾說道：林娘與你妹子一路走了。單武忙呼香梅問道：林娘如何與那春英走了？你不知道香梅道：那林娘還是人粧，頭晚與小姐上床，到是小脚，二晚上床，還不是一双毛竦竦的男人脚。單武道：完了完了，必是個男粧女扮，這才是吳二娘搽油鬼抹腦壳。香梅道：光是鬼抹腦壳嗎？你還不明不白的當個舅子，單武從此息氣得病死了。八個妻妾陸續嫁人，連祖宗禮祀都絕滅了，豈不是好淫之報哉。

太原府曹安家貧娶妻葛氏生一子名曰香兒才三歲生性聰敏堂上老母七十愛回香如掌上之珠不幸老母得病時想肉羹吃曹安供養無缺時值那年天乾米貴如金曹安東奔西走營工度日日食難度雖一日弄得三四合米盡拿與母吃夫妻

曹安殺子

或吃糠或吃菜度日一日老母舊病復發睡在床上叫一聲曹安兒娘的昏病復發又想肉羹吃如有肉羹娘或可多活幾日如無肉羹娘命恐不能與兒久會了曹安聽到此處哭得說不出話來將老母服侍睡了歸得房中双淚交流葛妻問道丈夫為何流淚不止按道之病如今發了非肉羹潤心恐不能久存陽世我又無錢年辰不好此肉羹從何得來說罷大哭回香兒在娘懷中吃團問道媽呀我們爹哭煞子那媽說兒呀你爹無錢割肉與婆婆吃回香說叫我們爹上場去稱稱回來媽我跟婆婆兩個吃好回香說罷睡了曹安與妻商量無計可施想來想去忽聽回香兒醒了叫一聲媽呀我要吃團團曹安觸動救

曹安殺子 卷三
母心事，要想將此兒殺來熬肉羹，以救母命，不知我妻肯否？遂說道：「妻呀，母親要了三天肉羹為夫，日夜焦愁，是在無奈，我有一計以救母命，不知妻子肯嗎？」不肯。葛妻說道：「夫妻商量有何不肯？」曹安兩淚交流，遂向妻哭云：「想我家窮難過，日幫人營工，把母供誰？知母病又沉重，要想肉羹把飢充，工錢買米不夠用，要想稱肉奈家窮，無肉養母，心中痛着，看老母死床中，為夫心中不得空，越想主意越是窮，你我夫妻孝要重，不如殺兒把母供，殺兒煮羹來奉母。」妻說此理通不通？葛妻說道：「丈夫呀，虧你說得出口，我回香兒好大，拿來殺了，你我也不忍心。」兄嫂愛如寶一樣，爭一刻時候，不看見便打起哭聲，叫與他

抱去，如何殺得，不如我禱起回香，在場街市上跪討錢文，以供母食。你在屋頭陪媽，你說好媽不好。曹安道：「此話極好，明日你須早點去，果然葛氏到明日往德興場叩頭跪地，化了一日，無人施捨，空手而回。曹安見無錢而歸，啼哭不止。葛氏說道：「妻呀，無肉死在眼前，我在路上，想來想去，你我夫妻年少，後日還有生育，妻一死，不可復得，你說要殺回香，任憑丈夫所為。」曹安說：「我去磨刀，你與回香洗個澡。」葛氏說：「我不忍看得，待今夜雞叫，你才去殺。」回香聽說媽呀，我們爹要殺煞子，葛氏道：「兒呀，殺雞與妻吃，回香說：「媽呀，我要吃個雞腿。」葛氏解開鈕扣，說：「兒要吃，吃個多，吃幾度。」回香道：「媽呀，我只吃八口，就飽了。」那個

團團我留來明天才吃媽好公兒乖好公兒長大起來稱肉跟
媽吃買餅子跟媽吃媽好葛氏聽到這幾句話不覺傷心哭道
聽回香說這話把娘氣因我公公漫吃團細聽分明你婆婆
病床上實害得狠想肉羹來入口甚實傷情你的爹想盡方朝
日悶悶橫想方順想方難以找尋要將兒來殺了救婆之命娘
不肯才抱你去化錢文怎奈得天乾年無人憐憫跪一天未得
手一個錢文兒呀兒這是你該得命盡到雞叫要與娘兩下離
分想我兒你前日要吃餅餅娘不該咒你是短命之人可憐發
財人兒貴得狠貧窮的有兒子拿作菜羹兒呀兒還睡得伸脚
伸手到明這時候只見骨頭捨不得我的兒抱起想走又轉想

婆婆死怎樣下樓兒呀你一死到陰司莫把娘惡捨你身救婆
命孝表千秋坐床邊又抹兒一双手嫩冬冬未長成就把命
丟抹兒腳捨不得大行大走娘一走牽衣裳盡在後頭從此後
兒死了誰跟娘走走得娘一個人冷冷秋秋抹腦壳我的兒口
還在歪吃口團叫聲媽令人淚流從此後兒死了會不能夠娘
團團想起兒哭斷咽喉兒呀兒今夜晚曉得是莫人來救你去
會閻王爺好話相投你說你保妻命將身來救定許你到來生
沙帽蓋頭那時節享榮華富貴俱有皇王爺封你官定是王侯
葛氏哭罷睡濁曹安將回香拖出回香睡夢中還在要團團
安硬起心腸將帕勒死截碎烹熟天明奉與母親老母說此肉

味比往回好吃。這是甚麼肉？曹安說道：這是嫩鹿肉。老母說：還是你打得的，還是與別人稱的？曹安說是我打的。老母說：跟我回香兒留點。曹安勉強應道：兒曉得老母吃了三四天肉，羹病已好了。時時與葛氏媳要那回香兒。葛氏誑倒婆婆說：出去要去了。哄了五六日，婆婆到處找尋，未見回香動靜，心下猜疑。那晚悄悄立在媳婦房門，靜聽見媳婦手拿回香衣裳，哭道：兒呀，不因你捨身供妻，你婆婆病好，是你大孝娘想起我兒，心頭難過。老母聰明，大叫一聲：回香，昏死在地。曹安夫妻忙將老母扶起。一刻時候，蘊醒轉來，又呼一聲：我的回香兒呀。曹安夫妻答道：在睡。老母哭云：時纔娘在門口立，聽得賤婦說端的，你說

殺了回香子，拿與為娘來充飢。我病情願就害死，殺我孫兒為怎的？為娘非是好肉吃，有肉無肉不怪你。你若還我回香子為娘，今朝才肯依。你不還我回香子，娘要撕你夫妻皮。轉面我把回香，你在陰靈慢走些。幸你娘孃同一路，閻王殿上訴端的。非是娘孃害死你，你爹媽是個狗賤皮。回香兒，回香孫孫，你前日說些短論，為妻全然不自知。你說要到山上去，不與娘孃作孫兒。我見兒哭，抱倒你倒在我懷，睡迷迷偏搭蓬蓬，跟你理。又與娘孃要東些，此回吃了多謝你。又爬娘孃口唇皮。那時你媽來接你，扯着我衣哭啼啼。孫娘孃心實難捨你，與我睡齊。少午些，那知你爹要殺你，與我分別各東西。前天還問我病體。

問我好些未好些無影無形在那裡叫人怎不淚悲啼曹安
流淚道老娘呀這是兒出於無奈老母不必悲傷葛氏與兒年
少尚有生育老母氣睡在床葛氏腹痛又欲生晚那晚三更之
時又夢回香進房牽着葛氏衣襟說道閻王念父母孝大又念
兒捨身救妻仍命我轉來投胎許我為頭名狀元以報父母之
孝上天又賜銀一萬兩在菜園中間叫父挖之必得葛氏驚醒
到第二日果生一子與回香面貌無二改名重香又叫丈夫在
菜園一挖果得銀子一缸曹安從此發達重香長成十六得中
狀元子孫昌盛無比

割股救親謂之愚孝至於殺子救親其愚更甚是孝也固不足
為世法是案也似不必著於書然每見世人談及此事足動人
悲泣之情故不妨書之以為世之不孝者觸耳講是案者總要
勸人效其心切勿效其殺子之事須於是案講畢時剴切分明
可也

菜子戲綵

人生在世要孝親到老不變乃誠心周朝有個老菜子他的年
紀有七旬父母双双九十六可喜一片孝心真時在親側為兒
戲更比小兒更笑人頭上戴頂流海帽身上穿件花衣襟或時
在地打個滾或時又在把詩吟或時與爹要餅餅或時與媽要
花生或時假在媽前哭或時對父笑盈盈膝下兒孫笑得滾笑

他年老作兜行。此斷說這老菜子平素戲綵悅親的道理。又說那日菜子同他父親一棹吃飯。見他父親愁眉不展。飯也不吃。菜子見此情景。心實不安。把飯吃了。菜子站在他父親面前。問道。爹呀。你老人家今日如何。如此愁悶。那父親說道。你不曉得我的事。你不要問我。我惹得狠。菜子說。爹呀。你老人家不要惹。兒昨日趕場。聽得一位大嫂在街上打蓮花。兒撿着一套蓮花。開才打得好聽。約今朝無事。兒唱跟爹聽。爹好媽好。那父親說道。你莫唱。你莫唱。唱起焦耳。耳朵得狠。菜子邊在荷包頭拿竹片片。就邊打邊唱起來了。他又怎樣唱法呢。蓮蓮蓮花開。開蓮花聽兒先唱。大冬瓜才長。時候莫多大。周身毛。毛。亂爬雜。

你看越長。越是大。齊頭齊腦像娃娃。爹呀。爹。看他立起棚棚下。光已腦壳不嘆話。有天兒拿棍子打一棍。一塊皮子用。又不哭。來又不怕長。大一身瘡。粑粑蓮呀。蓮蓮花開。開呀。開蓮花。菜子唱了這套。見他爹在笑。了一吓。就倒地下。邊路打滾。邊路又唱道。爹呀。聽兒再唱。開蓮花。想起那時當娃娃。無事媽教搭粑粑。打鐵。打娃哇。拿根棍。棍當馬馬。騎去騎來。真好耍。爹呀。馬馬丁兒。他不怕。歇得我們。貝子下。閉起眼睛。把他打打在地。下翅子。杏兒去。拿來當响。响請他。黃司馬馬哈。黃司馬馬會嘆話。家公家。隻一路。只來一個咬。一吓。哥哥弟弟。抬回家。爹呀。你看他地。估牛。愛把窩窩打蜘蛛。又把網網遮。紅叫雞。公愛打。

架種沱踏得濫浠沱公兒說的真情話蓮花開來鬧蓮花唱
得這來只見他父親大聲說道萊子呀好好莫唱了老子的肚
皮都笑痛了萊子見他爹爹笑得狠他也歡欣起來兩手爬着
他爹說道兒的蓮花開好聽我們爹都笑起來了萊子喜得兩
脚跳了又跳隔了七八日又見他媽又在愁眉不展萊子心頭
想到噫我們媽做煞子又在真氣呢萊子忙走在他媽面前說
道媽呀兒要吃團團他母親說道我還有煞子團呀萊子笑嬉
嬉說道媽呀莫得團團得我要糕糕我要餅餅萊子見他媽都
不笑忙忙去拿流海帽帶起花衣裳穿起手中提一串竹片片
叫聲媽呀你老人真得狠我又打蓮花開與媽聽媽好他媽說

萊子呀莫打打起焦耳朵得很萊子就接着耳朵二字唱道
爹耳朵媽耳朵生兒一雙把耳朵兒最怕怕媳婦打打兒兒就
暎我媽蓮花開鬧蓮花說些雀鳥可笑他麻雀子一叫唧唧雜
鬼冬哥一叫笑嘎嘎鴨子一叫嘎嘎鴨子一叫嗟嗟嗟五孤
古說是班鳩會嘆話我餓鵝要吃把麥把薅草大婆多勤快換
功插禾歌句佳只有那呵多呵雞公愛嘆話麻雞婆生白蛋寔
在不差蓮花開鬧蓮花還是我們打糍粑你一把來我一把湛
点芝麻實好哈 唱在這來那媽說道萊子呀好好莫唱了老
娘的氣都笑痛了他爹在一旁說道你的氣笑痛我的口都笑
歪了老萊子見他媽歡喜了方才歇下聲氣這就是萊子順親

之心承歡慰志的意思後他爹媽死了廬墓三年盡哀盡禮墓前草木皆赤後萊子活了百歲無疾而終隣人聞得音樂之聲出戶看見萊子在雲端冉冉而去他的子孫入翰林者八人狀元探花三人世代簪纓不絕這就是孝親悅親的好報你們為兒子的見得爹媽惡氣何妨唱点山歌以畧爹媽歡喜你們為媳婦的見得婆婆惡氣何妨唱点佛句子以使婆婆歡笑這就是大孝了未必獨要老萊子才做得來嗎

